

方望溪文鈔

函一
冊五

方望溪文鈔卷三

書

與孫以甯書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閭。所見聞無奇節偉行可紀。承命為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旨。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盛稱門牆廣大。海內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己也。至論學則為書甚具。故並弗採著於傳。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誌。李元賓

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陋。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蘊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達于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無惑于羣言。是徵君之所賴也。於僕之文。無加損焉。如別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與李剛主書

九月中自塞上歸。附書相問。而息耗久不至。仲冬望後二日。或致函封。發之。則太夫人行述也。呼兒章讀之。篇終而郎君長人之狀附焉。驚痛不能夕食。太夫人產而考終在仁孝者。猶難為懷。况重以長人之天枉乎。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為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之意。不言則于交友之道為不忠。是以敢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骨肉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慮中。每自念。性資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召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罹此。語天之道。有

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警警。朱子習齋之自異于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為孔子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為天之所不祐決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絕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僕自今年來。食飲益衰。塞外早寒。得上氣疾。幾死者再焉。恐一旦委溝壑。則終無以此聞于左右者。是僕負吾兄夙昔相愛重之誼。而死有餘責也。昔秦伯無子。伯魚早喪。况吾兄子姓甚殷。固知所陳。理弱情鄙。不足移有道者之慮。然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倘鑒愚誠。取平生所述警警。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為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聞太夫人既葬。僕身拘綴。免章疹後。不可以風。將使獻歲。赴弔。先此代唁。并呈長人哀辭。其遺腹若天幸男也。則速以報我。臨簡哽咽。不盡欲言。

與安徽李方伯書

得來教忻悚合并。執事服官有年。聲績顯布中外。尚恐民治有缺。越二千里而詢於愚儒。今而知所至稱賢。不苟然也。安徽諸郡吏民所公患。莫若採鐵。初額僅七萬。勛有奇。大府上言。宜撥移產鐵之地。部議駁責。轉加三倍。自是無敢及此者。倘能與有司詳議。白大府。密劄奏聞。而陰有以慰戶部及內府諸郎吏之心。然後露章以請。則無曩者壅遏之患矣。又凡害之已見者。人知憂之。而伏積于無形者。則昧焉。往者遂寧張公子為懷寧縣令。謂周官荒政。弛山澤之禁。令民得縱漁樵。自是以後。歲小稔。衰惡民千百為羣。決隄防。毀墳禁。莫可禦止。古者山澤隸于官。故弛其禁以利民。今則民力所自營。而租賦之所從出也。可任其相劫奪乎。用此二十年中。皋陸陂池。少遠于宅舍者。民皆棄置而不務。孳息薪材魚鼈。價踊三倍。使常利坐失于伏閭之中。而亂心生于理平之日。非早遏其流。異日必為亂本。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傳郭者三請。宓子不許。曰。寧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此仲尼之徒。深明先王以道立民之意也。其他法久弊生而宜革者。如鋪設總甲以稽竊賊。而為賊謀。主江置汎地以防大盜。而為盜窟。宅里立鄉約保正以息爭訟。而鬪辨繁壅蔽。

生執事久官南中。聞此必熟矣。若能與所司詳議而改紀之。俾良有司奉行有成。效則下其法于諸郡。非一時之利也。凡茲所陳。或關于大府。或責之有司。或議於同官。執事皆可為之樞紐。若官中之事。以執事之仁明。必曲得其次序久矣。無待於某之瀆告也。

與安溪李相國書

老母數日。疲氣襲逆。倍甚于前。晝夜無寧晷。某于此時。將何心及外事。而有不得不為閣下言者。昨聞某官虧空一疏。遠近爭駭。果用其議。則旬日中。故吏誅戮者數千人。械繫而流者數千家。期年之內。天下郡縣承追之吏。奪官者十八九。凡今之吏。孰是畏名義而輕去其官者。操之太蹙。必巧法別取。以求自脫。恐繼自今。愚民得安其生者鮮矣。聞大司寇韓城張公止其議。至再三。彼于同官尚不忍其動於惡。况閣下日與

天子議政于廟堂。而可使國立謗。政民滋其毒哉。又聞在事者多云。

天子不嗜殺人。將從末減放流而止耳。嗚呼。刑罰之施。惟其當否耳。使所虧庫金。果羣吏侵欺。以便其身家。雖誅戮之不為厲。而陷此者多。困于公事。採辦與大吏。

之誅求其坐驕奢不節者十無一二焉。故數十年來執法者明知其弊而姑寬假之。若以放流為輕罰而可亟施則未知其去死刑一間耳。即以某身言之。聖上赦其死罪。又免放流。而老母之北行也。家人以赴任為言。舟車之適與無罪者等。徒以異水土思鄉井而邁此篤疾。今諸公不昌言某議之非而徒恃天子之寬仁。萬一果如所料。用其議而從末減。則此數千家老弱無罪而死者。不知其凡幾矣。閣下嘗語余曰。聖人之心。即吾人之心也。今使吾人殺一無罪而得為王侯。必不為也。則聖人之不以天下易此無疑也。某嘗誦之。以為明道之言。然則閣下宜用此言于今日矣。以去就爭之可也。荀子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體國之義。當重以為憂。非徒望閣下為盛德事。伏惟鑒察不宣。

答某公書

自得手教。忉惕累日。以公知某之深。而猶未達愚心。不可以默而止也。比者浮說日滋。故謂公宜怵然為戒。在某自能聞流言而不信。而公則不宜謂自反無是而忽之也。聖人繫易于乾之九三。曰。君子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又曰。二多譽。

四多懼。三猶惕也。四則懼矣。豈止于怵然為戒乎。戒之云何。苟非道義之交。必多方限隔。俾不得親附是也。孟子所謂三自反者。君子處貧賤而遭橫逆。則然耳。若時行志。則不惟自反。必將使實德實事。有以大服天下之心。而誠無不動。古人軌迹。昭然可睹。然則尚安用其戒哉。然其初。則必自能戒始。往年宵人妄言能自通於左右。某以告公益嚴。二三同志。不避怨嫌。而昌言于衆。至于今。則寂然矣。此無稽之言。亦宜怵然為戒之明效也。然浮言難息。較甚于影射。蓋影射有迹。而浮言無迹也。息之難。所以絕其根源。而避其疑似者。宜尤力焉。來示又云。相信相知如某。而猶惑于僉邪之言。得某書。憮然者久之。則未察愚心。而于事之理。亦未達也。公于某患難相拯。情好久長。而數以無稽之言瀆告。過當之語相規。非相知相信之深。而能如是乎。然公位極公相。而惟恐布衣窮交不相信。不相知。即此見公之自待也厚。而視某亦不輕。此某所以于無稽之談。自覺不以告。而心不能安。義不可止也。以富鄭公之賢。而蘇洵憂其無成。伊川程子謂于國家大事。知而不言。為名教罪人。蓋古之君子。於夙所愛敬。則責之倍嚴。忠之至厚。之至也。若某所云。不過憂讒畏譏。世俗之淺意耳。然自某而外。恐亦無用此數數于左右者矣。公試

思聞知舊被謗而置若不聞者難乎抑崎嶇而必以達規切而一無隱者難乎審此則可知鄙人之心矣更有請者我

皇上德政日新若因水災延問大臣急宜開陳者約有數事若盡獲施行則功在社稷即措注一二亦澤被羣生謹條列別簡惟宿留瞽言何日得暇尚當就公面議之

與孫司寇書

朔後一日薄暮書吏送秋審冊到僕以討論三禮及閱庶常課執事方殷未得到班次日薄暮書吏持審單至見雲南絞犯吳友柏改緩決隨繙供招衅自友柏起既迫殺親兄之子并傷寡嫂左右手及族弟窮兇極惡萬無可原夫聖人不得已而有刑戮豈惟大義實由至仁蓋致天討于有罪則不敢不殺哀民彝之泯絕則不忍不殺所謂刑期無刑辟以止辟也自古典刑之官皆以刻深為戒故宅心仁厚者不覺流于姑息又其下則謂脫人于死可積隱德以遺子孫不知縱釋兇人豈惟無以服見殺者之心而醜類惡物由此益無所忌轉開閭閻忍戾之風是謂引惡是謂養亂非所謂邁種德也昔虞舜刑故無小其命官曰怙終賊刑而皋陶

稱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周公東征破斧缺斨。東人歌思以為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執事以儒者操事柄。望布大德。勿以小惠為仁。即改前議。仍所讞為情真。若有人禍天刑。皆歸于僕。死者亦於公無怨也。望勿以為過言而棄之。

與呂宗華書

仲春使歸。一札想已徹。僕曩者妄刪崑山徐氏所刻宋元經解。嘗為吾兄略言之。而未悉也。是書卷帙既多。非數十金不可購。遠方寒士。有終其身不得一寓目者矣。有或致之。觀之不能徧也。有或徧之。茫洋而未知所擇也。僕幸童稚時先君子口授經文。少長先兄為講注疏大全。擇其是而辨其疑。凡易之體象。春秋之義例。詩之諷喻。尚書周官禮記之訓詁。先儒所已云者。皆粗能記憶。藉是為基。故是編之刪。雖不敢確然自信。然大醇而不收甚駁。而妄取者則少矣。僕始從事于斯。以為一家之說未徧。則理或有遺。而心弗能贖也。雖至膚庸。甚者支離謬悠。而一語未詳。終不敢決棄焉。及徧一經。然後知三數大儒而外。學有條理者。不過數家。而就此數家之中。實能脫去舊說而與聖人之心相接者。蓋亦無幾。因復自惜。假而用此日力以玩索經之本文。其所得必有過此者。然積疑之義未安之詰。發書終

卷必一二得焉。則又治經者所不可廢也。自惟取道之艱。思竭不肖之心力。以為後學資藉。俾得參伍衆說。而深探其本源。遂過不自量。而妄刪焉。矻矻於車船。奔迫人事叢雜中。蓋二十餘年。而後諸經之說粗畢。惜方刪取時。計此生不能更周覽。凡可有可無之說。多過而存之。又宋元諸儒文字繁委。頗有數語可盡。而散漫至千百言者。皆未暇冷汰。兩年以來。衰病日深。大懼此業不卒。將抱終古之恨。欲於南中招學子數人。編而錄之。次第郵致。更加討論。排纂成書。而量其程期。役必浹歲。計所貲給。歲必百金。朋游間近。有一二人為倡。而苦無繼之者。是書之成。豈惟蒙者二十餘年。日力所耗竭哉。實數百年儒先精神所併注也。果能卒業異日。遇有力者。傳而布之。俾承學之士。苦于崑山原刻之難。致與觀之。而難徧者。一旦饜足其心。而省其功力之十。八。其為踴躍當何如。又况支離謬悠之說。始學無主。多見謂新奇。或棄周行。趨邪徑。以自投于荆棘。賊經侮聖。日蔓以延。廓而清之。以為斯道之閑。所關豈淺小哉。此僕區區所以重惜其無傳也。然是書不難于異日之傳布。而難于目前之編錄。衰疾之身。懼且不能待矣。吾兄家故貧。洗手奉職。自無力以及此。然此宇宙間一公事也。凡辨書名有心有目者。皆與有責焉。惟宿悃。

斯言。苟遇其人。則誠告之。或有自遠而相應者。歟。僕與吾兄。非世俗之好也。餘生之事。惟茲為急。是以敢切布之。

與陳密旃書

數年前與公始相見。窺其意象。即不類于時人。自是每見。滇黔人士。至京師者。必問當官實政。稱循良者。不約而同。又徵于同官南中者。果不悖于所聞。故客冬方呻吟枕席間。聞公至。蹶然而興。再過寓齋。不覺其言之長也。適接來示。知所云果刻著于心。而力言于大府。不惟喜宇宙間。又得一實心體國之人。長為民依。且自喜于天下賢人君子。每一見而得其崖略。欣暢如何。監司之體。在辨屬吏之清濁。而邇來廉辨敏肅者。尤當觀其所由。以為義之所宜。心之所不安。而然者。必能明政恤民。久而不變。其怵于功令。謹身寡過者。次之。別有文深躁競之吏。假此以速進取。則其終不至于寇虐詭隨。而忍為大惡不止。凡善伺上官指意。而操下如束溼薪者。皆此類也。位者天位。職者天職。其賢者能者。雖有憎怨。必釋吾憾。而任舉之。其不為民所賴者。雖吾近親尊屬。必斥而去之。壹以官為準。壹以人為衡。吾之愛憎喜怒。無幾微可雜于其間。而況親故之請屬。長官同僚之意。鄉乎往者安溪

李文貞巡撫畿內。僕有親故為屬吏。公將擢之。僕力言其非人。河間王振聲曰。子與夫人終不相見乎。僕曰。何為其然。使無播惡于衆。而自驅于罟獲陷阱之中。乃所安全而愛厚之。其後果大刻于民。不終其官。乃謂僕無妄言。足下久練世事。無可效于左右者。故偶及此。想賢者所見固然。亦無俟僕之瀆告也。建昌果廉。詭宜早思所以處之。恐足下驟遷他省。雖知其善。不可如何。惟審察之。

與吳見山書

抵京見某公。詰以兗州性資洞朗。其出牧政教決于民。而或云子若不滿何也。某公愕然曰。往者吾與商有無而不能應。然未嘗以聞于人。子獨惡乎聞之。是必兗州疑余有憾。而先自標白也。若用此有違言。則余之生平盡棄矣。非兗州之病也。子視余豈淺之乎。為丈夫者哉。觀其意色似出中心之誠。然吾兄幸察之。恐傳言者。乃有憾于某公。而構之于吾兄也。僕道經兗境。凡數百里。民皆曰。太守信寬靜易良。獨未察吏胥情偽。輕出牒票。假以作威漁利。沿河小吏亦曰。凡督公事。文書可驛致者。往往差役。食飲道齎之外。求索百端。太守豈知此哉。僕平生於得意之友。不敢以私干。而政令之不即人心者。必以告。蓋朋友之交。道在輔仁。而莫先於

規過。每見今之為交者。多面相悅而退有後言。其聞他人詆訾。則漠然不概于心。而匿不以聞。凡此皆務容悅。將私便其求者。也是為薄于友。而苟賤其身。故常用為戒。然亦有所聞。非真勇于責善。為朋好所苦。至見疎而齎怒者。以吾兄性資洞朗。與僕非一日之好。故不敢以俗情隱度。而道其所聞。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惟速更而糾察之。即別有所見。亦明以告我。俾得究切。往復務理之。得事之當。而無容心焉。古之為交者。蓋如是耳。

與某公書

接來示。自分此生恐無緣更畢志于經學。此嗜學者之衷言也。然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為書。聖人作經。亦望學者實體諸身。循而達之。以與民同患耳。一命之吏。苟能職思其居。天德王道。將于是乎寄焉。矧膺古牧伯之任。環地數千里。視其注措。而以為休戚者乎。僕竊觀近代所號為鉅人長者。大率以生人為仁。而不知生其所不當生。則仁于生者。而大不仁于死者。以有容為德。而不知容其所不容。容則德于有罪者。而大不德于無辜者。傳曰。惡人在位。弗去不祥。惡在他人。而引為己之不祥。何也。力能去之。而任其播惡于眾。則惡非其惡也。是謂拂天地之性。

而虧本心之明。無不祥大焉。抑又聞君子之行。必嚴于終。往者環極。魏公踐履淳實。立朝諤諤。為勢家所憚。造辟之言。為天下矜誦。以為無愧古賢。而論定之後。竟不得與湯陸齊稱。徒以巡察畿輔。不復有特操耳。孝先張公天資渾厚。可欺以方。其撫江蘇間。有過舉。未愜衆心。一旦奮不顧利害。排擊愴壬。然後平生志事。昭若揭日月而行。吾子歷令守監司。漸登大府。仁聲義問。所至翕然。惜無由著直節於中朝。然就今所居之地。而言其職之所當言。則視張為易。視魏則尤易矣。信能舉邦人所重足。而望海內士大夫所傾耳以聽者。揚于王庭。使天下知儒者之學。剛柔無常。應物而動。皆可以為後世標準。其有功于聖道。為何如。又安用口吟手披。為處隱就閒者之經學哉。僕晚交得吾子。道義之合。視平生昵好。殆有過焉。故所以致相愛重之道者。惟兼魏張之直節。而比肩于湯陸。幸無以為妄言。而漫聽之。

與謝雲墅書

南歸時未得晤語。接手書并贈詩。氣意懇惻。惻惻感人。至援皇天信斯文之不絕三數語。之。不覺胸氣勃然發動。僕十年來辛苦不休。屢摧折。不以悔退者。幽默中實以此自恃。不意自足下發之也。僕學與時違。加以性僻口拙。與世人交。不能承

意觀色。往往以忠信生疵。譽在京數年。見其文好之。而不非笑者寡矣。知其文不苦。其人之鈍直而遠。且憎之者。又寡矣。足下獨相察于幽默之中。而愛之厚如此。何用心與世人。確然異向也。然僕竊有懼焉。古之能以文章振發于世者。多出於賤貧。羈旅憔悴之人。非以其心無所繫于事。用功專而日力暇乎。賤貧羈旅憔悴。未有如僕而用功之不專。日力之不暇。亦未有如僕。是僕徒抱古人之憂。而失其所可樂也。僕以窘窮授經。客游以自活。近十年矣。資求于人。不得任胸臆。雞鳴而起。憊精越神。舍己所務。以事人之事。其得執古人書。沈潛反覆者。計唯山行水涉。旅宿餘閒。與夫嚮晦獨坐。人事歇息之候耳。而嬰久痼之疾。每作輒數月。坐起眠食昏憊。不得寧。世間百物。人情所喜。好者。賤貧羈旅憔悴之身。既一無所覩。獨於古人之書。自謂可以飽足其嗜好。與世無爭。而其艱難不獲行意。至于如此。彼造物者之苦其生。亦甚矣哉。夫古之人。固有崇高顯榮。事業功德光著于身。而又得優游于文學。以永其沒世之名者矣。蓋天之所與。不惜多方。以致其厚如此。則所薄者惡。知不徒以坎坷屯塞苦其生。而并不使發憤于文章。粗有所立。以自表見哉。僕恐足下之望僕者深。而所以信天者太過。未見其誠然也。僕以十月下旬到

家八日復飢驅宣歙間風雪寒苦臘月來歸開春將遊吳中并棹浙東西未審與足下繼見何時胸中之思不能宣盡頓首頓首

與劉函三書

苞言自君侯出官廬陵僕顛頓東歸潛伏荒江與外事隔絕邇來京師始知君侯到官數月旋復棄去歡豫忤蹈不能自名僕既于今人中得君侯而中心疑者復四三年乃今釋然大暢夙昔慕用之心而悔小人隱度之不當君侯君子也敢不究悉所懷始者與君侯相見江淮間得聞所以去官之由後遇池陽徐生為言其邑劉侯悼為吏者不得行意動以戕賊其民視去其官如機阱僕聞而慨然以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乃今復有其人及至京師遂與二三同儔交相傳說奮顏攘臂稱于多人之中以醜頑鈍叨穢之徒既而君侯復至京師待補諸君驚愕而走問于僕日四三人僕雖為君侯解于諸君而私心惴惴竊懼君侯之不實吾言也遂為文以道前事之善且要言焉屢置懷袖中相見則感蹈不敢出非敢以世俗人疑君侯僕竊有所懲也僕自客遊以來所見當世士大夫不少與之虛言理道或論他人出處去就其言侃然其狀毅然雖好疑者不忍謂其欺及觀其臨事或

至近之理。蔽而不察。微小之利。繫而不舍。今君侯當官。而僕以棄官為文。好忌諱者見之。必以為不祥之言。而今而後。始可出吾文以相示矣。君侯實為君子。而僕自虧知人之明。僕以愧于心。然君侯之言。可以復于僕。而僕之言。可以信于諸君。數歲以來。所願望而不可必得者。此也。聞君侯定家金陵。與敝廬相違數武。惟鄰是卜。僕今得所歸矣。杪冬到家。相見不遠。先此馳候。不宣。

與某書

僕與吾子孩提遊處如兄弟。自僕餬口遠方。十年不再三見。而吾子所以交僕之道。若異于往時。豈僕有所得過耶。疑焉而不敢請。非所施于吾子與僕之間也。往者僕在江南。聞吾子入京師。處虞山翁尚書門下。名譽籍籍公卿間。及僕至京師。或告曰。子知某所以交于尚書之道乎。有某人者。於尚書言無不行。素嫉子。某於稠人中。數詆子。怪僻謬妄。以啗之。其人果欣然願交。以此得志于尚書。僕曰。怪僻謬妄。吾或有之。吾友偶道其實耳。既而告者同詞。僕退而思曰。記不云乎。管子困時。嘗欺鮑叔。叔終善遇之。吾友親老家屢空。尚書力能振之。徒用我為質。以苟慰某人者耳。其心豈非我哉。既而見吾子相歡如平生。遂不復疑。乃者褐甫謂余某。

短子。每顧我而瞿然。大山亦云。吾子言僕好忌克。與人相鎮以名。僕聞而惕然。子短僕于他人。僕何敢疑。二君子之言然。則子真以僕為不肖矣。僕誠不識子之所謂名者何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修身立言。以有望于後。則百世之人不可欺。雖忌克無所用也。若雕文騁辭。以誑時無識者。而取譽焉。又可以為名乎。雖忌不肖之心。其發必有由。未嘗田弋。豈忌獵者之有鶉。研哉。吾子其未之思乎。憶兒時與吾子嬉戲北山之陽。坐草間。歌呼相屬。未嘗知有學問文章。今乃以名相鎮。鄙僕與宋劉二君子。雖以道義相砥勸而為交。未若吾子之久故也。僕有不善。吾子豈不可面責之。而必借二君子之言。以相警我。僕與吾子。非可以離異之交也。不敢匿所懷。惟吾子示之。

與喬紫淵書

僕生平不喜為人序詩。今為足下強發之。以曩者詩句相規之切。以為報也。篇中有一二須自明者。在足下好古。晰于文律。豈復有疑。恐時人怪之。可持以解其惑耳。昔歐陽公嘗自發所以為文之意。而深恨困于羣愚。然所辨皆立言之意。愚者昧之無怪也。近人好為詆詞。凡稱謂之一定。與字句之裁于古者。己所未講。皆極

詆不疑誠可歎也。子者男子美稱。周秦以前風氣質古。儕伍得為君臣之稱。故諸子之書有稱時人曰某子某子者。唐宋以後討論益密。凡口語呼子。代爾汝也。筆於書非其師不稱某子。不則其生平道術所宗無泛施者。僕曾為朋友作文稱某君。或譖以為薄且疎之之詞。不知王介甫序其舅詩。蓋君之韓退之稱柳君崔君。乃子厚斯立也。所字義兼虛實。童子習訓詁者所共知。僕庚辰試禮部文。有同功異所。乃荀子正名篇語。而一時譁囂謂以虛字斷句。如見怪物。不崇朝而徧于都。足下所目見也。夫諸子之書。閱者或不經意。若所字斷句。則五經四子中可按者以十數。即不本于荀子。而以意為之。亦無可深怪也。篇中吾有所見子詩。以實字用。本史記趙世家。時人見此。僕母乃又負前者之謗耶。僕又嘗與同學張彝歎過時輩齋中。几上列某君文集。極推其經學。僕信手翻見其輓詩。以龍韜作仄韻。詫之。其人自護。因稱曰。引用之誤。雖古人有之。僕曰。六朝詞人有之。唐宋作者吾未之見也。其人求勝不已。詰朝過我曰。韓子送陸歙州序。專而不咸。曹成王碑。剡黃梅。鑛廣濟。使今有此子。其或恕之。僕曰。不咸見左傳。又見國語。又見諸子書。不可悉記。管子小匡篇。荆令支斬孤竹。韓師其意也。況此類即意為之。亦造言之奇。非

引用之誤。世人少見多怪。有爭氣而不可與辨。如此僕非畏此輩人譏訕。偶牽連及之。以發足下之笑耳。然足下能謹藏吾文。而勿以示世之人。則愛我尤厚矣。引筆不覺盈紙。無復檢局。惟鑒之。

與吳東巖書

苞自前月中聞足下南歸。一書附遞。卒馳候。接手教。具悉別後。動止甚慰。又聞褐甫諸君欲刻足下所為時文。此僕私懷所素蓄也。僕許序足下之文。數歲而未報者。非敢慢也。凡吾為文。必待情與境之自生。而後能措意焉。重其請。則發之愈難。是以久而觝滯。而今則雖欲為之。而勢不可也。僕往在京師十年。以時文序請者。未嘗一應。蓋謂文所以立義與意也。時文之為術淺。而蘊之可發者微。再三序之。其義意未有不雷同。而用襲者矣。況局于情勢。違其心以枉是非之正。而交相蒙尤立言者所禁也。自癸未為朱君字綠張君彝數創為之。遂不能復。卻數月中所作。至十餘篇。雖不敢過違其心。而困于義意之無措者屢矣。其許而未及為者。尚倍之。而謝不為者。不可勝數也。因此為戒。以正告于朋齒。非特著一書。義意有可開闡者。不敢承命為序。守此而不變。已數年矣。今若為足下復發之。是資未為者。

以相責之分。而後更無以謝也。足下與僕交厚。而文又甚工。人將疑僕有擇而為之。其視發于他人。得過必甚焉。或謂僕當為足下作序。而遷其時日。既而思之。亦欺德也。文之意義。必緣情與境而生。使僕為此于數歲之前。其情與境。必有所發矣。今既過而追之。則情與境非真。而義意無由立也。足下淹貫經史。所注古詩子史。皆卓然可以行世。僕出荒言以附不朽。未為無日。若時文之工。則曩與褐甫篇疏。而句訂者不少矣。又安以序為哉。僕生平自期無不復之言。深愧為此不早。致負諾責。惟足下愛我之厚。當能鑒察不宣。

與熊藝成書

辱書命序所為時文。僕邇年自禁。非特著一書者。不為作序。非敢要重。緣以時文來屬者多。力有不給。非此無以免責讓也。所惠教檢閱一週。既駭且歎。足下齒甚少。足不出戶庭。而觀所為文。已似深練于世事者。取材之博。用意之精。雖與老師宿儒較。其毫釐分寸無不合焉。以僕之久故。亦未知足下所造。能至于是也。然古人有言。善養生者在鞭其後。為學亦然。僕始見虞山陶子師。示以時文。子師曰。吾不願子為此。吾亦無暇為子決擇也。僕曰。子奈何號為時文之家。而言若是。子師

曰固也。惟予如聽虎者色變而心知其痛也。惟予如賈者遇盜于中山而盡失其資。故呼後人以勿由而不覺其聲之疾也。世之人材。敗于科舉之學。千餘歲矣。而時文則又甚焉。唐宋文家世所推者八人。自蘇洵外。未有出三十而不登甲科者也。蓋天將誘之以學。必使其心泰然無所係戀。而後功可一也。其英華果銳。不銷鑠於叢雜猥鄙之物。然後氣不挫而精盛強。苟無七君子之遭。則決而去之。如洵可也。僕時心感其言。顧如傭隸備極困辱。終不能離其故地。日思自脫。以至于今。而夫馬之齒。已不後于子師見語之歲矣。每恨所學無似。輒不悔用其言。遇朋游中。資材日力。足以有為者。必舉以告之。而聽者多漫然。蓋其所難在決而去之也。今足下為天所相。而與七君子者同其遭。使僕不發此于足下。則為失人。足下聞此。如衆人之漫然。則亦為失言矣。以足下之銳敏。苟用所盡心于時文者。以從古人之學。僕任其將有得焉。異時特著一書。藏之名山。而使僕序之。則僕亦可挂名簡端。而無所還忌矣。僕與足下非一日之好。故敢發其狂言。幸勿以示外人。

答劉拙修書

承示馮君詩說命質言其當否。想因僕于朱子詩說有所補正。恐其異趨。故以試

之此吾兄盛心也。僕說詩雖有與朱子異者，而所承用皆朱子之意義。至馮氏純
謬本不必為吾兄陳述。然往聞吳中人甚重其學，姑因吾兄所舉少發其誕，俾宗
之者有省焉。馮君之言曰：朱子說詩，只成山歌巷曲，絕不似經。異哉雅頌二南，就
令鄙俗人說之，豈能使成山歌巷曲？若變風之鄙俗者，必曰此經也，皆合于韶武。
則朱子所云，不知以教何人用之何等鬼神賓客者也。又曰：詩人，不以比興分章。
如朱子則所謂興者，皆重複無謂。朱子說詩，以意義切附者為比，其全無交涉。興
少關而不甚切者為興，未聞以複者為興也。詩人雖未嘗先以比興分章，而其
既成，則或出于比，或出于興，不可比而同，至複而不厭，則本文固然。楚詞及漢魏
詩人，猶師用之。馮君縱不解，亦不得為朱子罪。其他無稽之談，尤背誕不足與辨
也。僕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果當，則必合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而世人多
曰：吾欲云云，所以病也。僕曾見楚人某於廣座中，議論風發，詆朱子無纖完，座人
無不變色動容者。僕徐進曰：君所不足朱子者，可實指乎？其人首以變易小序為
言。僕曰：請舉毛詩義。若者如彼，若者如此，而君自決焉。至十餘發，僕避席而請曰：
其然則繼自今，願君毋詆朱子。凡君所可皆朱子之說也。所否則小序也。然則朱

子之說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明甚矣。其人意沮竟酒默然。凡馮君之說皆此類也。乃小序與朱說兩無所用其心。而漫言以欺世者也。僕生平不喜道人文字短長。以馮君所言。關於經義。又為吳中學者所宗。恐波蕩後生。故實言之。有不當者。望吾兄反覆焉。

與白玠玉書

僕少誦書史。竊慕古豪傑賢人。求之鄉里間。惟劉君古塘。張君彝。數有狷者之操。因就而友之。然嘗惜其規模過隘。長遊四方。所見當世知名士不少。未有如古所云者。而二君子且個乎遠矣。及與足下相見。至再三退而自喜。以為乃今始見三秦豪傑。而二君子常疑焉。及僕禍起倉卒。大吏中夜閉門會鞫。勢若湯火。近者糜爛。足下微服冒衆隸相調護。既就逮。為紀家事。拮据藥物。以供老母。逾年如一日。二君子始以僕為知人。今賴

天子仁恩。及于寬政。二君子及衆戚黨作計。御老母而北。已于二月下旬抵京。故特馳報。俾足下胸中痞結。早得消釋也。方秋中。僕在塞上。忽聞賢兄下世。盡然心傷。寢食不能自克者久之。念賢兄忘長吏之勢。與僕為布衣交。勸善規過。孜孜若

不及戊子己丑間。僕數歸故里。吏事之暇。輒相呼言笑。連晨夕。今遂成異世事。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古之人當朋友燕樂之時。而豫計及此。有由然也。足下久無四方之志。然望以僕故。附知交車馬之便。一至京師。足下試思與僕訣江寧縣獄時。意中料僕作何狀。今幸不死。又免四裔之投。相去三千里。豈可使此生不再相見耶。僕知足下聞吾言。將中夜以興。徬徨衢路而不能已也。僕鬚髮已白之。十五六。想足下尚不至此。願努力自愛。西望於邑。頓首頓首。

與劉紫函書

昔見吾兄居季弟之喪。隕然氣盡。得長籍凶問。即為吾兄憂。今子之病。吾昔日所屢經也。若之何。若之何。每念窮愁抑塞。以及疾病憂患。在吾輩處之。頗無甚難。而造物者必使天屬凋喪。以糜爛其心腸。則降罰亦稍過耳。吾兄所遇。信為慘痛。然尚其順而常者。若僕適年為人數中不足置之人。死不足塞責。而又不可即死。猶逐逐衆人中。語言飲食。每見天日之光。輒悚然自愧。畏所以措置此心者。不大難乎。行身至此。尚欲抗言先聖之經。以示來者。即此自覺愚妄無羞惡之心。但念先世四百年為清門。一旦以別族疑罪。盡室播遷。不得奉邱墓。惟于斯道粗有所明。

使後世讀其書而知其所承學于祖父者。猶或可覆蓋前行之惡耳。來示云。子弟中近頗有好古者。此不獨為劉氏光。即蒙者所述。亦庶幾有所付託矣。長藉到官已七月。僕作誌時。未得其詳。其可傳者。幸明示之。當更表而碣焉。古人修辭貴立其誠。以聞之晚而覆書之。與前誌不相悖也。會見無期。其各努力自愛。東望於邑。如何可言。

與陳滄洲書

南豐曾氏所謂蓄道德而有文章者。當吾之世。惟明府兼之。先母得銘不肖子所藉以覆蓋者多矣。前所呈行狀。尚有未盡者。先母性惻怛。僕婢負罪。必求其情而得其所可矜。苞兒時見婢某竊蔬材匿戶下。以告母。徐曰。彼自需用耳。非竊也。苞兄弟三人。弟早夭。兄亦多病。歲己卯。苞舉于鄉。母泣曰。汝兄弟倦遊始歸。汝自今又不得恆在吾側矣。里中某官。母七十歸為壽。踰月其母趣之北上。吾母聞之曰。是謂不有其子也。苞與亡兄以窮乏常客遊燕齊。母積憂思。晚歲成心疾。每作必命苞扶持登城東北望。惘惘不能歸。蓋苞兄弟遠行時。母心神逐而往也。誌銘每事必詳。乃近人之陋。古作者每就一端引伸以極其義類。茲更舉數事。恐或有感。

發非以多為貴也

與龔孝水書

蒙語王生。諭以不宜過舉先儒之名。不勝刻著。僕以治經與胡公所見多別。又怪其於召陵之盟。謂齊桓能以禮下楚。庶幾王事。於紀魯禦寇之師。責以憤然與戰。非已亂之道。竊疑曲學阿世。心不能服。而口不覺象之。然及聞誨言。考公生平志事。若揭日月而行。愧悔之深。若負瘡痛。蓋未詳古人本末。而妄生疑議。乃心體之病。非口過也。久不奉教于君子。閉門孤學。轉增其放。自今當痛懲艾。仍望時時訓迪。抑其邪心。庶幾不至冥行而自以為得也。

與王崑繩書

苞頓首。自齋中交手。未得再見。接手書。義篤而辭質。雖古之為交者。豈有過哉。苞從事朋游間近十年。心事臭味相同。知其深處。有如吾兄者乎。出都門。運舟南浮。去離風沙塵埃之苦。耳目開滌。又違膝下色養久。得歸省視。頗忘其身之賤貧。獨念二三友朋。乖隔異地。會合不可以期。夢中時時見兄。與褐甫輩。抵掌今故。酣嬉笑呼。覺而怛然。增離索之恨。苞以十月下旬。自至家。留八日。便飢驅宣歙。入涇河路。

見左右高峰刺天。水清冷見底。巖崖參差萬疊。風雲往還。古木奇藤。修篁鬱盤。有生氣。聚落居人。貌甚閒暇。因念古者莊周陶潛之徒。逍遙縱脫。岩居而川觀。無一事繫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浸灌胸臆。以鬱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使苞於此間。得一畝之宮。數頃之田。耕且養窮經而著書。胸中豁然。不為外物侵亂。其所成就未必遂後于古人。乃終歲僕僕。向人索衣食。或山行水宿。顛頓怵迫。或胥易技係。束縛于塵事。不能一日寬閒其身心。君子固窮。不畏其身辛苦憔悴。誠恐神智滑昏。學殖荒落。抱無窮之志。而卒事不成也。苞之生二十六年矣。使蹉跎昏忽。常如既往。則由此而四五十。豈有難哉。無所得于身。無所得于微。是將與衆人同其蔑蔑也。每念茲事。如沈疴之附其身。中夜起立。繞屋徬徨。僕夫童奴。怪詫不知。所謂苞之心事。誰可告語哉。吾兄其安以為苞策哉。吾兄將舉士。友間鮮不相慶。而苞竊有懼焉。退之云。衆人之進。未始不為退。願時自覺也。苞邇者欲窮治諸經。破舊說之藩籬。而求其所以云之意。雖冒雪風入逆旅。不敢一刻自廢。日月迅邁。惟名勛勵。以慰索居。苞頓首。

與劉言潔書

僕北發時。曾寓書褐甫以問。未得息耗。心常懸懸。僕以四月中旬至京師。曩者南中故交。分散殆盡。出見諸少年。佻達輕靡。爭玩細娛。逐微利。終日羣居。漫為甘言鄙詞。以相悅。僕于其間。噤不得發聲。因念與吾兄同在京師時。見時輩剽竊浮華。以干時譽。蹙蹙然惡之。不謂今之所見更異于昔也。五月中去京師。投經涿鹿。所居左山右城。岡巒盤紆。草樹蒼翳。四望無居人。鳥鳴風生。颯然如坐萬山之中。平生所樂。不意于羈旅得之。暇時登城遙望太行西山。氣色千變。下視老農引泉灌畦。天全而氣純。意欣然慕之。因悟十年來好古學文。辛苦勤厲。古人或無以過。而所得未有若古人之可以久而不亡者。道之不聞。而不有諸身之過也。道之不聞。而其言傳。自古至今。未有一得者也。身雖無是。而強為聞道之言。則其出也不能如其心。而其傳也。人能知其偽。即以僕身言之。去膝下色養。而思之所得于外者。為親榮。皆古人所明戒。而躬自蹈之。其他行身處世。道載古聖賢人之書。口則誦之心。則知之。而行則背之者。甚眾。如此而不悔悟。不獨古聖賢人所羞。雖欲其身無媿于山農野人。將不可得。既以自懼。亦願吾子之思之也。僕先世有遺田二百畝。在桐山之陽。歲入與佃者共之。故不足給衣食。使能身負耒耜。菽麻菽畜雞豚。

便可瞻朝夕之養。伏隲潛深而疲疴疊嬰。筋骨脆委不能任力作。獨行遠遊乞食自活。窘若傭隸。有終身不息之役。聞子之鄉。有先民遺風。子弟敦樸。倘為招學。子數人稍有所資。以釋家累。且息于近地。漸可為歸山之謀。君子成人之美。況吾兄愛我甚厚。當不以為後圖。苞頓首。

與韓慕廬學士書

自昌黎韓子有言。莫為之前。雖美弗揚。莫為之後。雖盛不傳。士之取名致官。有所希于當世者。莫不挾此以要於王公大人。王公大人不得已而強應之。前與後兩非其人。而交相蒙以苟為名。或迹勤而意不屬。或交合而道無可稱。苞竊恥之。往者王申與同邑錢先生。飲光道過楚江。言閣下有書極贊苞所為文。苞心識焉。昔歲客遊京師。適會閣下敦召至闕。逡巡踰年。未嘗敢以足迹接乎堦墀。閣下以大雅之業。剗刮俗學。振起吳會之間。數十年以來。絕徼荒陬。被儒服者。莫不挾冊咨嗟。望若雲漢。其在京師布衣羈旅之士。尤欲得一言之譽。矜而誦之。以自張于朋齒。獨苞與閣下。未見而相知。積數年之久。幸而合併于一地。其勢可以相通。而猶逡巡於一見者。蓋自懼所學之無成。而無以厭屬乎好我者之意也。其後宋子潛

虛為言閣下辱問。至于再三。不獲已。以其未成之業。質于左右。而閣下乃深進之。以謂深山窮谷。尚有能者。掩匿潛藏。而無所窺尋。其聲迹。或未可知。至于耳目所及。無能敵者。苞聞之。怵然不克于心。夫天下賢人君子。而於我有溢美之言。雖或有所試。以知其將然。而既以重遠之事。屬我。則在我懼其不堪。而其人亦將恤焉。憂我之無成。苞自童稚。未嘗從黨塾之師。父兄命誦經書。承學治古文。及年十四五。家累漸迫。衣食不足以相通。欲收召生徒。賴其資用。以給朝夕。然後學為時文。非其所習。強而為之。其意義體製。與科舉之士守為法程者。形貌至不相似。用是召誘于同進。屢憎于有司。顛頓侘傺。直至于今。而幼所治古文之學。日亡月削。浸以無成。語曰。物之至者。不兩能。三數百年以來。古文之學。弛廢陵夷。而不振者。皆由科舉之士。力分功淺。末由窮其塗徑也。而時文之行。必附甲乙科第。而後傳。終始有明之代。赫然暴見。而大行者。僅十數人。而此十數人者。皆舉甲乙歷科第者也。其間一二山谷憔悴之士。窮思畢精。或以此見推于其徒。發名于數十年之間。而若存若亡。侵尋沈沒。以歸于盡。蓋由其用無所施于他事。非舉甲乙歷科第科舉之士。常棄而不收。不能自張于其時。安能有所傳于其後耶。夫時文之學。欲其

可以傳世而行後其艱難孤危不異于古人。及于既成而苟不為時所收則徒厲其心而卒歸于漫滅不可惜哉。若苞之為文其不篤于時以自困躓效已見于前事矣。常欲決然捨去自放于山林不復應有司之舉以一其耳目心思于幼所治古文之學而家窮空資求于人使斯言一出便為怪民當時無所用其學生徒不欲聞其言雖欲為黨塾之師鉤章斷句以贍朝夕且不可得其不亦難乎。抑又有難者誨人不倦古之道足于己而思以同其所得于人者也。若苞者方當從師務學之不暇而違心拂志以事此者且十年餘每當發書翻覆生徒小大更起問業廢輟數四不能終卷講書既畢神志眊然衰竭如物緘封不可復出日復如此何由得見古人情狀苞有先世遺田百餘畝在桐山之陽歲無旱潦可食家人之半使更得相知有氣力者少潤澤之使其寬然無求于人便可屏百事抱書窮山以竟其所志顧世有力者既不相知而相知深者又力不足以振之混混塵事中德然若終身之虜雖欲不為衆人以沒世不可得也。私心所蓄素不敢為世人道偶然感發不能自己言非其量惟閣下愛我之厚進我之勤當不以為狂惑懇悃之私不能宣備苞頓首。

與章奉占書

苞白。泰占足下。僕自少習為時文。四方君子所以不棄而願與為交。徒以時文為可也。而僕與諸君言此。若見癭疣而代為不適者。雖謂僕匿情以翹明。無以解焉。而僕非敢然也。計人之生。自離童昏。聰明思慮。可用于學問文章者。不及三十年。過此則就衰退。其端緒既得。而充長以俟其成可也。及是而致力焉。則勤而無所矣。自時文之學興。雖速成而悔悟早者。無慮已耗其半。可用獨向衰之半耳。孟子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者。謂性命之理。我固有之者也。至從事于學問文章。則才有能有不能。苟限于天。雖勤一世。以盡心無所益也。而才之庶幾者。多為世味所溺。以自傲于章句無補之學。又或心知其不足事。而束於父兄之命。雖欲捨去。而其道無由。至能悔悟自決。則已後而失其時矣。此近世之學。可比並于古人者。往往而絕也。足下資才。可從事于斯。向之所學。亦少有可藉。而身復無所牽制。使能絕意于時文。以從所當務。雖古人不難至。所難在足下之自決耳。僕嘗恨往者心力誤役。以至時過而不可追也。每遇以術業相商者。不憚盡言極辨。以起導之。而聞者多不信。今發此于足下。則無慮不見信也。足下之

學。向者蓋兩用之。而于此非未嘗一涉其樊者也。使由是而致一焉。將有味乎吾言。不然而他日如僕之悔。亦有以信僕之不妄矣。足下於時文。以視並世知名者。誠無所先後。然苟欲窮其徑塗。如明時唐歸諸君子。非更以十數年之力。未敢為足下信之也。移此以一於古人之學。則所進豈可量哉。且以諸君之才。而所學未有若古人之卓卓者。力分而不能兩達也。安知其不用此為悔。而足下乃欲覆蹈其轍乎。語曰。無告不知。足下宜可以知此。而僕不言。則為失足下。至僕不序人詩文。其義具答吳東岩書。並以奉覽。所惠教如命。點定不敢逆相委之意也。區區之懷。言不備宣。伏惟鑒察。

乙酉四月又示道希

示道希。旬月以來。我胸氣結塞。如有物。食飲日衰。左股感縮。蓋痛受命于兄。垂老而棄之也。痛道永不能以義懸衡。汝惑焉。我為大親而不能正也。三叔父之沒也。汝父泣曰。吾三人生常違離。弟中道夭。吾與若送死。皆有恨。弟未娶。無子女。以寄吾愛。異日。吾兄弟當同邱。不得以妻祔。遂以告于大父。大母及汝母。叔母蔡氏。以為成命。是約也。豈惟億叔父之靈。亦陰以釋大父大母之隱痛也。汝父及叔父合

葬二十餘年矣。非以陰流入墓而起厝。汝兄弟能發掘而以母祔乎。大父大母之終。第知叔父與汝父之魂魄相依。而不知其終判也。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尤婦人所切心。而卜兆泉井時。汝母無幾微見于顏面。是心知汝父之義。而欲成其美也。汝母之終也。汝父起厝復數年矣。亦嘗教汝兄弟。借父之命。而以己祔乎。今而違焉。豈惟戕之心。抑亦毀母之義矣。昔朱子斷濮議。以為試坐仁宗及濮王于此。則決知其不可。緣衆人以死後為無知。故惑亂耳。試立汝父于此。見汝兄弟違命而遂。非痛疾將何如。孔子曰。汝安則為之。我衰疾遠隔。生世幾何。不復贅語矣。

道希得札。依古族葬。而少變。以從宜。卜兆蔣甸。司諭公居中。先兄亡弟同穴。居右。先嫂亡妻同穴。居左。故存此札。以志其不違父命。由篤信。予言且以解戚友之惑也。自記

壬子七月示道希

來札稱鮑甥孔學。及汝女婿吳生元定。先生大椿學誦益專。以慤乞言。以進之。夫學非專且慤之難。貴先定所祈嚮耳。己卯之冬。余信宿河間。令孫岷山署中。值迎春。部民效伎于庭。植雙竿繫索而橫之。有女子年可十四五。緣竿而升。徐步索上。

舞且歌不側不墜。俄設重案卧而仰其足。衆畀五鈞之甕以足承轉而運之如丸。良久然後衆擎而下。觀者皆色然駭而雜以譁笑。余獨閱且懼焉。夫索橫于空。猿狙所不能履也。五鈞之甕。壯夫所難負戴而弱女以足盤之。蓋利重精而竭其心。與力以馴致焉耳。不重可閔乎。君子之學所以復其性也。三才萬物之理。生而備之。而古聖賢人所以致力行以盡其性者。具在遺經。循而達之。其知與力可以無所不極。然其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非若橫索而履之。與以足運甕于高空之危且艱也。而有志于斯者。則鮮焉。蓋謂是非有利于己之私。而無可歌羨焉耳。故學誦之專且慤。有以為名與利之階者矣。有思以文采表見于後世者矣。又其上則欲粗有所立。資以稍檢其身。而備世之用焉。又其上則務復性。其者是也。三生者。吾何以進之哉。達吾言而使自審處焉可矣。

贈序

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于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為。

夫能為衆人之所為。雖謂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桎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因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昵者。則太息深嘆。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于鬱。栖坑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為撓君之言者。自以為智。天下之極愚也。奈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于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為講張頗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送余西麓序

昔公羊氏之說經也。其謬戾多矣。然猶幸顯悖于道。不足以惑人。而習而不察者。莫如母弟之說。故程子辨之。以謂母弟者。所以別嫡庶。嫡死則母弟以次立。非謂

有疎戚於其間也。夫春秋之以兄弟書者，以其未有爵列，故以其屬稱，用別於公子之為大夫者耳。曷由知其母之同異哉？程子所以不深辨者，徒以解時俗之所惑，而於經之本義，有不暇詳焉耳。自吾有聞見，凡前子之於母，後母之於子，一視如所生者，十不二三得焉。異母之兄弟，篤愛而無間疑者，十不二三得焉。自子言之，則為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則為不有其夫，豈非人道之極變哉？而相習為故常，甚矣其不思也。吾友余西麓博學有文名，稱蓋州部，而少壯未嘗一至京師。近六十忽來游，叩之曰：昔有弟，能服賈以養吾親，吾是以能不離親于外也。吾弟死而家落，父不能葬，母無以養，故顛頓至此。館于余踰年，凡春秋霜露，未嘗不痛其弟也。風雨寒暑，未嘗不念其母也。一日告余將南歸，曰：吾女弟之夫死，吾不歸。吾母疾將作矣，因叩其家事，始知西麓少失母，母撫之不異于所生，而西麓之于弟妹，亦終其身無間疑。夫古稱孝者，多以後母之不慈而彰，而西麓之孝，乃以母之慈而意。是其母子皆可風也。於其行也，遂見于文，兼著母弟曰弟，乃公羊氏之過言。而春秋本無此義，以補程子之所不及云。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趣。形貌辭氣。早熟悉于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為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慰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潘陽范恆菴高其義。為言于駙馬孫公。俾偕行。以既余。既至上營之八日。而孫死。祁君圍學館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間。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

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為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游好。其人之精神志趣。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嘗未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

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為戚戚哉。

贈淳安方文軒序

文章之傳代降而卑。以為古必不可復者惑也。百物技巧。至後世而益精。竭心焉以求其善耳。然則道德文術之所以衰者。其故可知矣。周時人無不達於文。見於傳者。隸卒廝輿。亦能雍容辭令。蘇秦既遂。代厲始脫市籍。馳說諸侯。而文辭之雄。後世之宿學不能逮也。蓋三代盛時。無人而不知學。雖農工商賈。其少也。固嘗與於塾師里閭之教矣。至秀民之能為士者。則聚之庠序學校。授以詩書六藝。使究切於三才萬物之理。而漸摩于師友者。常數十年。故深者能自得其性命。而飄流餘馘之發于文辭者。亦充實光輝。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漢之文終武帝之世而衰。雖有能者。氣象蘊然。蓋周人遺學。老師宿儒之所傳。至是而掃地盡矣。自是以降。古文之學每數百年而一興。唐宋所傳諸家是也。漢之東。宋之南。其學者專為訓詁。故義理明而文章則不能兼勝焉。而其尤衰。則在有明之世。蓋唐宋之學者。雖逐於詩賦論策之末。然所取尚博。故一旦去為古文。而力猶可藉也。明之世。一於五經四子之書。其號則正矣。而人占一經。自少而壯。英華果銳之氣。皆蔽於時文。

而後用其餘以涉于古則其不能自樹立也宜矣。由是觀之文章之盛衰一視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各有由然而非以時代為升降也。夫自周之衰以至於唐學無而道塞。近千歲矣。及昌黎韓子出遂以掩迹秦漢而繼武于周人。其務學屬文之方具于其書者可按驗也。然則今之人苟能學韓子之學安在不能為韓子之文哉。吾同姓在淳安者曰文翰以時文名天下。具于三代兩漢之書童而習焉。及成進士則一以為古文其仕也始出而顛人皆惜其年力之盛強。吾獨謂天將開之而使有得古也。其前之學有可藉而後之為時也寬。聞吾言可以速歸而從所務矣。

贈李立侯序

書傳所記奮迹自己而立功名者衆矣。而德與言則常有祖若父淵源之自焉。其無可徵者或緒遠而迹微。於世無傳焉耳。而可徵者十常六七。非獨道術之所漸然也。其得于天清明秀傑之氣實有以類相行而非衆人所可同者。余游好中資材可與學古而望其有立于德與言者。僅得數人而幾于成者蓋寡。其語人皆曰吾為境困也。時相迫也。而悔而自責。未嘗不曰志之不固焉。夫功必有所待而後

成若德與言則根於心達於學。而與時偕行者也。何境之能奪哉。吾晚交得李君立侯。相國安溪公之孫也。氣清而識明。甫踰冠於古人之學已見其端倪。相國德業於時為卓。而經義則爭先于前儒。立侯實朝夕承學。又其時則寬然也。其境則泰然也。然則天之所厚。而所就終遠過于吾儕者。舍立侯其誰望歟。抑余昔所交數君子。其資材與學所已至。皆概乎能有立者也。彼年如立侯時。自命何如哉。而或終以無成。或少有得而不能盡其才。即余亦未嘗不為之惜也。故于立侯之歸也。為道諸君子之所悔。以贈其行。

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合。因是意其為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余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為。

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為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為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為書。雨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為

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昧爽盥沐。質明而泣。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為之虧矣。君其併心于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

送鍾勵暇寧親宿遷序

古之為交也。粗者責善。而精者輔仁。至於爵位之相先。患難之相死。抑未也。鍾君勵暇始冠。余見之。其師所。其後時往還。而徒視以衆人。舒君子展者。勵暇之友。亦余所善也。雍正丙午。予展有憂。勵暇急之。遂視其病。因治其喪。自杪冬涉三月。上旬。迫試期。不輟。是年成進士。以家事留京師。會選期。不就。衆以為疑。曰。吾二親皆近六十。假而官。蜀粵滇黔。將若之何。噫。勵暇之情。人人之情也。然吾未見人之數數然也。叩其所學。則誦易詩書與三傳。旁及屈氏莊氏之文。有年所矣。嗚呼。其前行益基于此乎。因與攷三禮。而講以所聞。其家事畢。以未竟。余說留者。復數月。庚

成九月將寧親于宿遷。乃正告之曰。君子之為學也。將以成身。而備天下國家之用也。匪是則先王之教不及焉。若以載籍自潤澤。而號為文儒。則秦漢以降始有之。是謂好文。非務學也。君子之立身也。非比類不足以成其行。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學也者。務一之也。其事必始于慎獨。而終於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匪是而能一之者。鮮矣。凡子之所已能。皆學者之疏節也。繼自今其事乃日起。而蹈之益難。子往矣。繼自今不學之友。日誑誘于外。而妻子交訐于中。吾懼子之有基而復壞也。吾病且衰。將不復見子矣。願子時誦吾言。而勿自墮其力也。

送黃玉圃巡按臺灣序

康熙六十年夏四月。朱一桂構亂臺灣。殺總兵官。據其城。監司郡縣吏並逃散。賴

天子廟算。秋七月。叛者悉得。臺灣平。其冬。

命擇臺臣。廉靜有才識者。往巡視。而余同友黃君玉圃。實承命以行。余聞臺灣之將有反側也。閩人及宦游行賈者。知之垂二十矣。蓋其地踔絕海中。民不火食。自混閩未通外人。明亡鄭芝龍始入據之。入

國朝四十年然後鄭氏歸命。置郡遣吏農桑肇興。沃壤千里。百產豐饒。而土人愚
蠢。恇懦。浮寓姦民。因得巧法承賦于有司。而私其土。役其人。農收畜產。毫髮不得
自專。甚者採雜其妻子。而吏陰利姦民之奉。漫不訾省。思亂者十室而九。故一二
姦民煽數十百人。遂戕大帥。謀拒王師。蓋陰恃土人深怨。以為一旦可竊據也。初
鄭氏既覆。有謂此土宜棄而不守者。不知方其未闢於中國。誠不足為有無。今則
民衆百萬。粟支十年。屹然為海疆重地。與閩浙江南沿海諸鎮相應接。則島夷洋
盜不敢萌窺伺。內地逋亡者無所伏隱。而菽粟百貨。歲溢于泉漳。苟不能守。則害
亦視此。故

天子加意撫循。凡監司守令。必使大府任舉。屬吏才實顯著者。始調移之。而大府
所任。率平時善事其左右。興作採辦。爭先于羣吏者。是以民重困。而上不知。不至
於為國生患不止也。夫粵東閩滇。今之吏所號為沃區也。而民困于無告。視瘠土
有甚焉。又

功令凡邊塞山海要地。吏雖已除。大府得易置其所任。舉果有異于臺灣之羣吏
乎。由是觀之。法雖良。付之非其人。其不能究宣

天子之德意。而毒民以病國者。可勝道哉。君廉能夙著於吏部及臺中。其能綏靖此邦。已為衆所豫信。然詩有之。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凡此類皆可因使事而歸告也。於其行也。言以要之。

送官庶常覲省序

始子叩吾廬。欲為弟子。而吾辭之堅。非相外也。計將為講誦之師。則衰疾多事。無日力以副所求。將有進于是者。則吾身之無有。而又何師焉。及再三云。則不復辭。以窺子之心神。若誠有志于謀道者。吾身雖不逮。倘誦其所聞而得能者。吾志猶有寄焉。古人之教且學也。內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二者皆人道之實也。自記誦詞章之學興。而二者為之虛矣。自科舉之學興。而記誦詞章亦益陋矣。蓋自束髮受書。固曰微科舉。吾無事于學也。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科舉之知。及其既得。則以為學之事終。而自是可以慰吾學之勤。享吾學之報矣。嗚呼。學至於此。而世安得不以儒為詬病乎。今子得館選。未數月而告歸省母。是子知學以得身。而識所祈嚮也。雖然。所以務學之根源。辨之尤不可以不審。將以為名。則自致于父母兄弟者。皆以見美于人。而賊吾之本心。將以既其實。則所以備

天下國家之用者。皆吾性命之理。而不可以苟遺也。自省自克于二者之間。而防其心之偷。乃百行之源。學者之始事也。子之歸也。果能專篤以厲所學。深固以植其行。俾泉漳之間。後起者以為表的。則吾與子之為師為弟子。所關不細。若曰吾既有所得。以為親榮。可以優游而卒歲矣。則皇皇焉欲自得師。義焉取哉。吾平生非久故相親者。未嘗假以文。懼吾言之不實也。而特表于王父之墓。蓋粗得其略於所治武強之士。民又將慊子之志。而因以相砥淬耳。然記不云乎。大孝尊親。使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是乃君子之所謂孝也。子能用吾之言。以成其身。則所以樂其親而榮其祖者大矣。於其歸也。申以勗之。

送馮文子序

往者長洲韓公為吏部。聽事而歸。喟然歎。余問曰。公何歎。公曰。昔有醫者與吾故。且狎。吾叩馬曰。人皆謂子之醫能殺人。何也。曰。非吾之醫能殺人也。而吾不能不使之罷而死也。吾固知吾術之不足以已其疾也。而不能不利其酬。不獲已以物之泛而緩者試焉。其感之淺。而與吾方相中者。固嘗有瘳矣。其浸尋反覆。久而不可振者。吾心惻焉。而無可如何。今某地告饑。

上命發粟以賑而大農持之下有司核所傷分數夫民之飢朝不及夕而核奏議賑在三月之外有不罷而死者乎吾位在九卿與其議而不能辨其惑是吾負醫者之責也余曰公所見其顯焉者耳凡官失其職而事墮于冥昧之中皆足以使人罷而死而特未見其形也姑以所目擊于州縣者徵之水土之政不修而民罷死于旱潦矣兩造懸而不聽情偽失端而民罷死于獄訟矣弊政之不更豪猾之不鋤而民罷死于奸蠹矣豈獨殘民以逞者有殺人之形見哉先己而後民枉下以逢上其始皆曰吾不獲已其既皆曰吾心惻焉而無可如何此民之疾所以沈痼而無告也吾友馮君文子將令于禮縣為詩四章自道其心與俗吏異因舉昔之所聞于韓公及相語以告之蓋所望于良吏者謂能已民之疾也非徒不益之疾而已也民之疾常伏于無形而大吏之為民疾者復多端而難禦令之職環上下而處其中下以致民之情而上為之蔽慮于下者不詳則為民生疾而不自覺持于上者不力將坐視民之罷死而無如何其術不可不素定也君韓公之門人也能因是而自審其所處則韓公之言庶幾其不曠也夫

送韓祖昭南歸序

昔長洲韓公再

召列於九卿。每

廷議而歸。輒頽然自沮喪。余叩之曰。凡吾有言。衆若弗聞焉。將為上別白之。則更有陰為掣曳者。而其道必反矣。欲告歸。則上負吾

君而終亦莫能遂也。欲留則內負吾心。而外報于友朋。孰若曩者家居浩然。有以自得哉。公諸子皆好文術。篤氣類。而仲子祖昭常在公側。故與公尤習。方公盛時。海內後進皆以不與門牆為恥。余亦勤接引。而常患人材之衰。曰。鈞名之人。無賢士焉。孰是篤信斯言者乎。祖昭庚辰成進士。癸未散館。改官甲申。公歿。御柩以歸。營墓兆建宗祠。敘譜牒。暇則手一編。教誨子弟。凡二十餘年。今

天子嗣位。詔修明史。公卿交薦君。至歲再周。分纂列傳。具完。因告歸。時君同年友多登要津。館中後進皆願君少留。而君意甚決。將行。余語之曰。惟子爵祿不入於心。視人人信有間矣。然君子之志。事則更有大且遠者焉。子之先君常欲振起人材。為

國家樹根本。而深患馳逐于科名者。莫能應。今子之歸。也能奉此意。學古人之學。

以成其身。以陶鑄鄉之後進。則所以成孝與忠者在是矣。若惟逍遙山水間。為忘世自得之人。則非吾之所望於子也。子之兄自成進士。閉門而不出者。亦二十年矣。歸以吾言正告之。

送吳平一舅氏之鉅鹿序

古者先王之世。既授田里以治民之生。而又區四海之所環。以衆建侯國。使萬物連屬其鄉。而聚其氣。農夫耕于其土。士仕于其國。耕與仕俱不出于其疆。其有二賈官學聘問戍役之行者。特千百之什一。而又得以時還息。生其世者。率常父母兄弟。白首懽然。保聚無一日離別。怨思之苦。而族黨親戚。亦得攜持結連。綢繆相渥洽。以飽足其意。嗚呼。上之所以區畫計處。以求便其民之私者。可不謂詳且遠與。民之所得於其上。而不自知者。可不謂厚與。自周之衰。以接于秦。破井田。廢封建。先王之澤。不流。民生迫蹙。而其氣日以乖散。農夫失其田畝。以傭而耕。卒有旱潦。無以繫屬其身。散而四方。為奴虜矣。商賈衆而財匱。得所欲者。益寡。或疲亡於道路。去其鄉。縣飄零失業。而無所于歸矣。仕者失其田祿。或千百里繫官于朝。或散而出于荒邊側境。無舟車僕賃衣食之資。同居之親。不得與偕。愁居惕處。而嗟

怨矣。至於士之學先王之道者。無庠序以遊。其身無廩。給以贍。其父母妻子坎壈失職。羈旅浮游。以謀衣食者。徧天下。故雖天下無事。水火盜賊之警不聞。而民生搖搖。常有離散之形。跼踏悲憂之思。一室之中。父兄子弟。自孩童至于白首。懼然保衆無相離者。十不一得焉。而况族鄙親戚之睽離。而不可合并者。豈可勝道。與其所從來者久遠。世未始以為憂。然上之所以待民者薄。而心易搖。自前世所以可憂者。未嘗不在此也。辛未八月。苞與舅氏相遇于京師。踰年夏。舅將之鉅鹿。苞既為文述二十餘年。散聚悲懼之跡。舅氏因太息。顧苞而言曰。吾窮于世。竟以遊老。每當山行水涉。寒暑冰雪。侵加飢疲困頓。忽忽不知此身當所投措。數年中。倘得好事者。少潤澤之。亦欲息足金陵之野。教誨子姪。且得與而翁而母朝夕相見。苞因自念。以疾病之身。迫于窮餓。羈旅數千里外。缺然其心。不能一日以寧。其欲歸而事親從兄。耕田著書。以自娛。與舅之志略同。未知何日以終。遂也。即吾與舅兩人之身。而皆不得自便其情。若此。以視古之為士者。潔居美服。飽食而從容於庠序者。何如乎。其父母兄弟之保聚。族鄙親戚之渥洽。不亦甚可慕悅矣乎。嗚呼。自漢唐以來。儒者皆以謂先王井田封建之制。不可復行矣。况陵遲以至於今。

今豈尚有望歟。豈天遂忍聽斯民之苦。而莫為之所也。夫吾與舅所志非甚奢。私計或猶得以遂。然民之生迫。慮其氣乖散。而不得以自使其情。豈獨吾與舅兩人也哉。

送張輅文省親序

余嘗邁瘧寒疾。幾死于羣醫。劉生大樞偕其友張君輅文至。曰此不知病之陰陽。而方與脈反也。和劑飲予。數日而愈。自是衰疾恃君。以無恐。乾隆五年冬。君以再世寃宥未營。兼圖兄弟之孤嫠。以安其母。請假歸省。乞贈以言。以君之久故。而德於予。予言可。苟易哉。始君治舉子業。久不得入庠序。遊京師。無所遇。自效於北河。浮沈卑散。一旦以相國西林公之薦。

天子擢為兵部職方司主事。計即弱冠登科。歷州縣。循階而升。爵秩不過與今等耳。相國之義。

天子之恩。豈易稱哉。凡國家設官分職。皆以除政之蠹。去民之疵也。譬之于醫。最上者消疾于無形。其次治之不失其方。若方與脈反。則日殺人而不自知。然醫者之失術。與仕者之曠官。事同而情則異焉。其視政之蠹。猶鄰有敲器棄材。謂匠而

飭之非吾事也。視民之疵，猶行見路旁之廢疾，心亦哀之，而謂非吾力所能及也。而凡可以謀進取，便身家者，則思極慮周，而無微之不達。蓋其精神心術，併注於斯。則外此自有所不暇詳，不能顧焉耳。嗚呼！醫之失術，衆共棄之矣。而巧宦者則陰敗其官，而衆為之蔽。上莫由知，此政之蠹民之疵，所以滋深而不可救藥也。君行篤于家，信彰于友朋，果能以自力于家者，殫心職業，以無負于友者，勤恤民依，則豈惟加于容容者一等哉！余老矣，不獲見君志業之成，自今以往，守官守道，時以吾言反躬而實驗之。

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以文為壽，明之人始有之。然其知體要者，尚能擇人之可，而不妄為，而壽其親者，亦必擇人之可，而後往求。今之人則不然，其 sought 必時之顯人，而其文則傭之村師，幕賓無擇也。其所稱則男女之美行，皆備，而不可缺一焉。而族姻子姓之瑣瑣者，並著于篇。夫古之良史，其紀事也直，而辨簡而不汙。雖帝王將相豪傑賢人所著，多者不過數事，而況鄉曲之人，閨中之女婦乎。言孝者稱舜與曾閔，非他聖賢之不必然也。人之行或遭變，以抵其極，而稱人者必舉其尤以見異也。且古

人之事其親。可以致隆者。無弗致也。而善與惡。則不敢誣。惡之可掩者。掩之而已。其身所絕無之善。則不敢虛加焉。古人之於友。求無不應也。而稱其善以著於後。則不敢過。蓋以善之未有者。虛加於親。則為不誠於其親。稱人之善而過其實。則其文無以信。今而傳後。非知道之深。豈能無惑于此歟。張君自起。余所兄事也。太夫人七十。命予以文。叩所以為文者。而張君曰。吾母之壯也。事皆聽于吾父。既老而吾長焉。皆女婦之常耳。獨不喜吾應舉求仕。此吾所以無汲汲于進之心也。噫。張君非事親之誠。知道之深。而能為是言歟。即夫人之賢可知矣。古之遭變。而見稱者。非其人之願也。當其常則務道之盡。而無為名焉。周之初。后夫人之德著於詩者。皆女婦之常也。其所以傳者。蓋將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以化天下。而為聲教焉。虞夏以前。女婦之聖賢者眾矣。豈是之不能盡歟。而無傳焉者。務道之盡。而無為名也。夫人處常而不務為名。即道之盡可知矣。所不喜于張君者。以道之盡責張君也。張君歸。誦吾言。以稱觴于堂。吾知夫人必忻然而樂也。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吾友胡君錫參於其母潘夫人六十時。請余文述其志節。與教諸孤者以壽。余曰

非古也。有暇則傳以詳之。丁酉春錫參北試京兆。曰以吾母教子兄弟之勤。終不能不倦倦于此。故承命以來。其秋果得舉。冬十有二月。請余曰。獻歲正月。吾母七十矣。將使仲弟西章歸為壽。子姑以一言先之可乎。余觀書傳所記富貴顯榮之人。其生也不擇其世者有之矣。若賢人君子。則非獨其世隆也。亦兼稟于母德焉。自吾與錫參遊。而意其將為賢人也。及詳其先世及母夫人之志節。而益信其終有立也。然錫參近五十矣。其學與行置之衆人之中。雖有異焉。而迫于羈窮。不能直推而前。以躡古人之迹者多矣。夫人之以科目望錫參。蓋父若祖及胡氏之先。皆自於此。故結于習見而不能不以此為重也。今錫參既有得焉。以慰其親。斯足矣。若假道于此。以求為富貴顯榮之人。則夫人前之所以教者。豈其然哉。繼自今。錫參舍是而務其遠者大者。則其無曠先緒。而顯夫人之志節。有什百於此者矣。西章歸。其稱是以為壽。

蔣母七十壽序

康熙五十二年七月。余在塞垣。友人蔣錫震自京師以書來。曰。吾母七十矣。吾少孤家貧。母撫且教。以至於今。艱難可無述而知也。子為文以壽可乎。余少讀戴記。

見先王制禮。所以致厚于妻者。視諸父昆弟。而每隆焉。疑而不解也。既長受室。然後知父母之安否。家人之睽睦。實由之。又見戚鄰間。或遭大故。遺孤襁褓。其宗祀與家聲。皆係於女子之一身。而諸父昆弟。有不可如何者。然後知先王制禮。乃述天理以示人。而非世俗之淺意所可測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是三者。賢人君子之所難。乃委巷之女子。一入室而義當。以此責之。其責之也專。以嚴則禮之。敢不重歟。夫婦人尚志節固已。而立孤尤難。能食之而不能教。非所謂可託也。又或瑩獨無依。則給衣食。持門戶。其難有過於寄百里之命者。若太夫人於蔣氏。信可謂艱貞而無負于寄託矣。以余所見。婦人著志節者。賦命多蹇。而子姓成立者希。蓋造物者既以節顯其身。他福祥或不能兼與。而太夫人獲天佑。康甯壽考。錫震成進士。從容色養鄉里。傳為美談。閨門之內。聞而興感於女教所關不細。因書遺錫震。以慰其親。且使衆著于先王之禮意焉。

汪孺人六十壽序

昔聖人之制女婦之禮也。其合離厚薄。一視其所以事父母而已之私不與焉。故

婦順成內和而家理以衆人觀之事淺而情昵莫如夫婦之居室矣而婚禮之樂歌曰德音來括又曰令德來教其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君子所望于賢師友而不可必得者而以責于始入室之婦人詩人豈故迂其義哉蓋不如此不足以盡夫婦之理而為人倫之極也杖杜之三章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男女睽隔不自言其傷而獨以憂其舅姑為大感女子之志行若此豈非所謂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者歟吾友曹晉袁少孤貧客遊授經以養其母近三十年其妻汪孺人能喻其志曲折致忠養不異于晉袁而太夫人以忘其憂晉袁兄弟七人皆同居有得於外孤者嫠者先取足焉孺人布衣糲食常不充晉袁間語孺人曰吾久客雖以養顧亦使嫠知有夫者常獨居無懊恨耳孺人自是恩禮有加而嫠者以忘其苦太夫人之終也晉袁適遠遊孺人久弱足匍匐瞻視太夫人執其手大號痛哀動左右晉袁性剛直治家素嚴於妻子淡如也至是感孺人誠孝相敬愛老而彌篤蓋晉袁之刑于妻與孺人之順于姑而宜其家人者按之古者夫婦之禮可謂合矣己亥季夏孺人六十其子恆占將請余文歸壽其母而晉袁數止之蓋知余之艱于文尤病以文為壽之非古也而其子卒固以請余嘉孺人之行幾

近於詩人之所云而傳其事將有裨于女教於是乎書

方望溪文鈔卷四

傳

孫徵君傳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畧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強以仕年十七舉萬曆二十八年順天鄉試先是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海內士大夫立名義者多附焉及天啟初逆奄魏忠賢得政叨穢者爭出其門而目東林諸君子為黨由是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繆昌期次第死厥獄禍及親黨而奇逢獨與定興鹿正張果中傾身為之諸公卒賴以歸骨世所傳范陽三烈士也方是時孫承宗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經略薊遼奇逢之友歸安茅元儀及鹿正之子善繼皆在幕府奇逢密上書承宗承宗以軍事疏請入見忠賢大懼繞御牀而泣以嚴旨遏承宗於中途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義臺垣及巡撫交薦屢徵不起承宗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使元儀先之奇逢亦不應也其後畿內盜賊數駭容城危困乃攜家入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奇逢為教條部署守禦而絃歌不輟入

國朝以國子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移居新安。既而渡河。止蘇門百泉。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峰田廬。遂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奇逢。始與鹿善。繼講學。以象山陽明為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說。其治身務自刻砥。執親之喪。率兄弟廬墓側。凡六年。人無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與人無町畦。雖武夫悍卒。工商隸圉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者。方揚左在難。衆皆為奇逢危。而忠賢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奇逢質行。無不陰為之地者。鼎革後。諸公必欲強起奇逢。平涼胡廷佐曰。人各有志。彼自樂處隱。就閑。何故必令與吾儕一轍乎。居夏峰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而容城與劉因。楊繼盛同祀。保定與孫文正。承宗。鹿忠節。善繼。並祀學宮。天下無知與不知。皆稱曰夏峰先生。贊曰。先兄百川聞之夏峰之學者。徵君嘗語人曰。吾始自分與楊左諸賢同命。及涉亂離。可以犯死者數矣。而終無恙。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徵君論學之書。甚具其實。行學者譜焉。茲故不論。而獨著其犖犖大者。方高陽孫少師以軍事相屬。先生力辭不就。衆皆惜之。而少師再用再黜。訖無成功。易所謂介于石不終日者。

其殆庶幾邪

四君子傳 并序

余弱冠從先兄百川求友。得邑子同寓金陵者曰劉古塘。於高淳得張彝歎。歸試于皖。得古塘之兄北固。于宿松得朱字綠。辛未遊京師。得四人。曰宛平王崑繩。無錫劉言潔。青陽徐詒孫。其志趨之近者。則古塘。彝歎。言潔。詒孫也。術業之近者。則崑繩。字綠。北固也。余生平昵好。志趨術業之近。與諸君子比者有矣。然其年或先後生于余。而自有其儕。或年相若。而交期則後。惟諸君子同時並出。而為交皆久且深。故世莫不聞。癸巳春。余出刑部獄。信宿金壇。王若霖寓齋。若霖曰。吾與諸公。每私議南士之相引為曹。而發名于世者。其朋有三馬。行修而學殖者。莫如子之徒。其遇之窮。而無一得其所者。亦莫如子之徒也。因屈指死者七人。皆賈志也。存者三人。則余罹于罰。古塘中歲遭無妄之災。病且聾。彝歎老而無子。相與痛惜者久之。後四年丁酉秋。偶憶其言。作四君子傳。先兄之歿也。余既為誌銘。詒孫北固。有哀辭。字綠有墓表。故弗更著焉。

王源字崑繩。世為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

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甯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不可羈束于並世人視之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邱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年四十餘。以家貧父老始遊京師。傭筆墨。貴人富家多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尚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源以貧無資。不能不託迹諸公間。而常以自鄙。未肯降辭色。或極欲大醉。嘲謔罵譏。中其所忌諱。諸公用此陽禮貌之。而陰擯焉。源雖好氣。與世參商。然內行篤修。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禎兩人而已。其于人果有善。未嘗不降心。晚年與蠡縣李堪遊。大悅之。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世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始源慨不快意。五十後葬其親。遂棄妻為汗漫之游。至名山廣壑。輒淹留踰時。忽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惟兄之甥蔣衡視含殮。卒之夕。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其古文既刻者。世多有。所著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未刻古文藏于家。

劉齊字言潔。無錫人。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方是時。崑山徐尚書乾學。方以收召後進為己任。而為祭酒司業者。多出其門。海內之士。有為尚書所可者。其名輒重于太學。有為太學所推者。則舉京兆進于禮部。猶歷階而升。鮮有不至者。惟齊與其友三數人。閉門修業。孤立行己意。躋而不悔。其後石門吳涵為司業。重其學。延致于家。聲譽赫然。公卿間。太學嘗取高第。教習官學生。齊與焉。期滿。例錄敘于吏部。授縣令者十之八。為正途。授州佐者十之二。為冗雜。且底滯無選期也。自徐尚書罷歸。公卿多欲以收召後進為名者。而某為少宰。自謂起荒陬。至大僚。尤欲擅風雅之譽。使人禮先于齊曰。吾久知君。可來見。必為選首。齊謝不往。某銜之。係籍州佐。某由是叢詆訕。而齊望益高。或曰。將飛者縮翼。君自是舉京兆。升禮部。益可必矣。齊聞即日趣裝歸。歸數年。竟卒。年四十有七。齊性沈毅。與人居。終日溫溫。而退皆嚴憚之。偃卧一室。天下士常想望其丰采。既卒數年。江東十郡之士。上言督學使者。士有無爵與年。而學行可為表儀者二人。宜祀于鄉。其一齊。其一余亡。兄百川也。始徐尚書執權。藉以收召天下士。士爭湊之。惟齊與其友數人。執節不移。久之。此數人為清議所從出。士之蹇拙自負。而務立名義者。皆宗之。雖布衣其

重若與公卿相踦。自齊歸。其友亦次第歸。太學生雖有潔己自好者。而氣概不足動人。清議遂由是消委云。

張自超字彝歎。高淳人。世居蒼溪。少孤。課耕奉其母。其族故不繁。而親屬凋盡。高祖以下惟一身。常自揣視。人世所歆羨。汨如也。為諸生。試必冠其曹。困舉場。幾三十年。未嘗有愠色。治古文及詩。所得皆驚邁。而未嘗爭名于時。近五十始登甲科。而不冒試為吏。性明決。所不為。眾莫能奪。所欲為。雖困不以自悔。其既升于禮部也。宗伯韓公英昌言于朝。某宜在上甲。自超踵門曰。某有母病且衰。登上甲。必以館職留。公當愛人以德。試畢歸。其母果以是秋歿。母疾篤。為買妾命入側室。泣曰。兒方寸亂矣。雖入室不能歡合成子姓。天果不絕張氏兒。何患無子。其後終母喪數年。妾終不孕。眾乃歎其知命而不惑也。高淳故湖墻。以圩障水于外。而耕其中。歲大潦。隄潰。居人議撤屋材以塞之。自超有船直百金。曰。速毀船以板築。隄完。大有年。眾歸其直。終不受。平生未嘗入縣治。歲連祲。死者相藉。一日造縣令具陳。方略令夙重之。為設飲。盡召邑富人。富人曰。張君吾邑之望。所蠲助則吾儕視焉。自超遂注籍二百金。諸富人相視大駭。次第注籍。然私料不能猝具也。越數日。自超

首納金。諸富人色屈。盡出金為部署。活邑人幾半。自起有田二百畝。畝六七金。披其半索直三之一。衆爭購之。故得金速也。晚歲家日落。每取菽麥雜稗稗食之。或遺之財。終不受。鄉人有不善。常畏其知。年逾六十尚無子。鄉人每聚言。必以為大感。如凶害之迫于己焉。

劉捷字古塘。先世懷寧人。遷于桐。既而流寓金陵。其為行篤。自信而不牽于衆。文亦然。始入江寧縣學。課試必歷其儕。名日起。獨自謂所業弗善也。中歲發憤究討經史諸子。久之。出所為文。衆弗善。以進于有司。則擯焉。而私自喜。有與同姓名者。為江寧學武生。大惠鄉里。督學邵嗣堯聞其名。而未察也。捷入試。忽命榜。答數十已。而知其誤。乃置其文四等。比郡皆譁。無何。邵以暴疾卒。人皆為捷快。而捷前後無幾。微動于詞色。家甚貧。僦屋窮巷。無一畝之田。以名在天下。諸大府常不遠數千里。以厚幣招之。一語不合。則駕而歸。無能留者。遂寧張公鵬。翮督學江南。招入使院。有故人以夜詣捷。出千金為其姻家請事。捷曰。吾不意君以此等人視余。其自遠方歸。解裝常得數十百金。族姻故舊環至。視其所急。而分給之。隨手盡。俄而窘空。日盱不得食。晏如也。捷故名家子。其祖若宰。明崇禎辛未及第第一人。同產

兄輝祖。康熙庚午鄉試舉第一。及辛卯捷復舉第一。衆議皆謂宋明科目有三試。皆一者。今獨無有。惟捷可當之。而有禮部者。獨不善捷。所為文。磨勘停一科。癸巳秋。特行會試。將赴公車。會其友方苞。以戴名世文集牽連。編旗伍。檄有司解送。妻子北上。捷曰。吾義不可不偕行。至京師。試期已過。其後病且衰。竟未得一與禮部之試。

孫積生傳

孫永慶字積生。北直容城人。其大父徵君鍾元同產也。徵君遷河南。兄弟之子多從之。永慶大父及父皆諸生。童穉曾受小學。及從父于河南。躬耒耨。農作甚力。少失母。既受室。或耕淇源。或耕夏峰。凡五十年。所以養生送死。皆身耕。妻陳氏紡績之所致也。古者秀民皆聚于庠序學校。而周公復設司諫之官。巡問觀察。以辨眚庶之能。而可任于國事者。漢世之隆。孝弟力田。與方正賢良相次。其風蓋依古以來。方徵君講學夏峰。自野夫牧豎。以及鄉曲俠客胥商之族。有就見者。必誘進之。良以天下無不可以學。可以不學之人。而農工胥商。苟能用力于人。紀而盡其職之所當為。即是可以謂之學也。永慶晚而生子。曰用果。既長。聞叩生平所為。永慶

曰。汝欲為他日狀誌地耶。汝視吾面顰也。而傳以白。奈觀者笑何。吾老農也。少廢學。碣于墓。存姓字。子孫不迷而已耳。嗚呼。孰謂君而不學也者。斯言也。可以知所蓄矣。用米務學。行其容斂。然與余善。故受其請。而錄之。

高節婦傳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娶位之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兄以居。喪期畢。數喻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兄意何居。吾非難死也。無如二子何。其兄曰。我正無如二子何也。我力食能長為妹贍。二甥乎。節婦曰。易耳。自今日即無累兄。但望毋羞我貧。暇則頻過我。使人知我尚有兄足矣。方是時。節婦嫁時物僅餘一箱。直二千。取置門外。索半直立售。即日移居小市板屋中。京師地貴。或作板屋于中衢。婦人貧無依者多僦居。為市人縫紉。節婦以此為生。幾二十年。二子長。始能僦屋以居。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就學。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為小吏。以罪謫遼左。節婦復撫諸孫。又十餘年。孫裔發憤成進士。贖其父以歸。而節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裔之母谷氏。性篤孝。雞初鳴。起洒掃。奉匭侍盥。就竈下作羹食。親上之。食畢然後退。

率以為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為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毋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非我供事。姑終不適。吾皤然白髮。身無疾。洒掃盥饋以事吾姑。此日可多得耶。節婦以康熙戊辰卒。年九十六。距位之死七十有九年。始節婦所僦板屋在珠市西。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僮數十。出入呼擁。節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為美談云。

贊曰。吾里中某氏子。兄弟各傭身。兄老請于主人求倫之節衣食以奉焉。而兄下急。小失意。即數罵。或奮棰以扶。終無恚色。余嘗謂非獨其弟賢也。而兄固無鄙心也。京師人多以谷氏之事為難。然以節婦之風義。則子婦之承而化也。曷足異乎。

沛天上人傳

沛天上人名海寬。俗姓崔氏。直隸易州人。為京師講經大師。住持靜默寺。寺近宮城。

聖祖仁皇帝勅建。

皇子數即事焉。眾以為榮觀。冠蓋往來。晨夕無頃暇。而上人處之若無事者。雖忙隸必使各得其意以去。而于王公貴人無加禮。余嘗託宿寺中。見而異之。遂假館。

淹留數月。每人事歇息。輒邀余坐庭階。玩景光。間及民生利病。並世人物。其胸中炯然。語皆有稱量。竊歎如此人。若為士大夫于世。非無所損益者。而惜乎其遊方之外也。性至孝。作室寺之左方。迎其母而養焉。居母與兄之喪。一遵儒書。服既終。顏色戚容。尚有異于衆人。喪其本師。誠敬亦如之。好士友。羈旅者投之如歸。久而不怠。每聞忠良正士。剝喪摧傷。輒悄然不樂。語或及之。則氣結淚欲下。雍正某年。內府有疑獄。大小司寇會寺中待事。或叩佛氏天堂地獄之說。上人曰。在公等一念公私。忍恕間耳。中有以深刻為能者。面赤而色溫。曰。方外人何難為此言。居官者能自主乎。上人曰。能視祿位少輕。則無難矣。衆皆默然。時禁婦女入廟。胥吏因緣設詐。搆陷。以嚇衆而取所求。上人首議發其奸于政府。營田之興。吏強建闢于安肅之瀑河。村落數十。仍歲流漂。上人見往來寺中。人即指畫地勢。及民庶飢殍狀。久之。語聞于河督。奏復其初。十有二年。重刻藏經。

詔簡積學沙門四十餘人。開館校勘。命上人執其總量材授事。立法程功。有條而不紊。觀上人之篤于人。紀不忘斯世。斯民而才足以立事。皆如此。先聖先賢所諄復。而有望于後儒者也。而儒之徒。未數數然也。朱子嘗憂吾道之衰。以為性質剛。

明者多不能屈心以蒙世俗之塵垢而藏身于二氏斯言也蓋信而有徵矣故專錄其儒行而推闡佛說以張其師教者概不著于篇蓋其徒某某之所譜具矣

康烈女傳

烈女康氏通州人也其父兄以糴糶為業女未嘗知詩書獨聞世俗人所道古者忠孝節烈事輒傍徨追慕時時誦述之幼許嫁鄰家張氏子京時張氏尚富饒後遷京師益衰落京父素無行京長市肆材故庸下又貧不能自存康氏戚黨轉相傳說聞于女女坦然無怨尤其父兄私謀奪女不與張氏女乃正色持大義詰責其父兄久之乃止一夕女夢張氏使者至若將致命者不知何祥私以告其母時兩家絕聞問已數年忽京父至通計京已死叩之即女感夢夕也女乃於邑悲哀素服號泣請于母曰兒聞古之女子有未嫁為夫守義者後世以為賢兒身雖未歸心屬張氏久矣願母載兒從夫喪其父兄大駭斥之曰女乃狂邪凡女所稱皆古事豈今人所為因環向女女因掩涕弛素服更容貌以前言動如平時其家人稍稍皆散去夜半乃閉戶悉焚所製巾帶綦履素服以練自結而死女有妹與同卧起女死妹寐未覺也兩家議論者皆曰以合葬為宜其父母乃持女喪自通如

京師歸張氏與京合葬郭西白石橋時康熙三十一年初張氏家微細至京父轉貧薄又無行其鄉人戚黨羞齒之自貞女之死京師皆竦動薦紳士君子多為歎歔里巷感傷好事者傳之同謳歌其事喧騰兒童女婦間于時京師之人咸知東門張氏云

贊曰六經所著女子以節完者於詩則衛共姜於春秋則紀叔姬外此無有。余嘗怪古者聖人賢人至于個儻怪偉非常之材不可勝紀何獨其時女子之少奇也。余家金陵見邑子楊瑞三妻方氏溧陽唐生妻某氏皆未嫁為夫守義而康女志不得伸。遂崎嶇不負其義以死。以余所聞見如此是何奇女子之衆歟。昔震川歸有光著論以謂未嫁死夫于禮為非。取曾子孔子所問答。女未廟見而死之禮以斷其辭。辨矣。雖然中庸不可能世之不賊于德者幾何哉。以孔氏之道衡之女其今之狂獍也歟。

先母行略

吾母姓吳氏先世莆田人。後遷京師。外祖諱勉為名諸生。貢成均。知同光二州。同知紹興府事。以直節忤其地權貴人罷官。流轉江淮間。於吾宗老塗山所見先君

子詩。因女焉。吾母生而靜正。誠意盎然。終身無疾。言遠色。五六歲時。外祖每曰。吾宗衰。此女乃不為男兒。過經史中女事。必為講說。及歸先君子。不及事姑。或語及先王母。輒哽咽欲淚。前母姚孺人遺女二次。姊少桀傲。母咄濡久而悔悟。勉為孝敬。先君子中歲尤窮空。母生苞兄弟及女兄弟凡六人。一婢老不任事。縫紵浣濯洒埽炊汲皆身執之。方冬時。僅徹絮一衾。有覆而無薦。旬月中不再食者屢焉。而先君子喜交游。江介者舊。過從無虛日。必具有蔬。淹留竟日。母嘗疽發于背。猶勉強供事。十餘年無晷刻休暇。而先君子性嚴毅。絲粟不治。客退必詰責不少寬假。母益篤謹。無幾微見于顏面。及先君子將終。惻然曰。與若共事五十年。若于我毫髮無愧也。母性孝慈。而外祖父母及舅氏皆客死。繼而吾弟早夭。兄及姊適馮氏者。復中道夭。默默銜悲憂。遂成心疾。六十後患此幾二十年。每作。晝夜語不休。然皆幼所聞古嘉言懿行。及侍父母時事。無涉鄙倍者。卧疾逾年。轉側痛苦。見者心惻。而母恬然。時微呻。未嘗呼天及父母。既彌留。苞及小妹在側。無戚容。悲言恐傷。不肖子之心也。生平未嘗一語詈僕婢。而能使愛畏。不敢設欺誑。卒之後。內御者老幼悲啼。過于子姓。不可曲止焉。男苞泣血述。

紀事

左忠毅公軼事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為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吏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鏡。為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脅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眵。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靡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即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

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高陽孫文正公軼事

杜先生界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略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為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逭。況儉。齷乎。吾見客食皆繫。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為名也。好衣甘食。吾為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念此身已不為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肩事任。非忍飢勞。不能以身率眾。自是不敢適口體。強自勸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于誠能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

革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愷乎天下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概乎有聞于聖人之道。孰能與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寔不能容易。曰信及豚魚。媚嫉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石齋黃公軼事

黃岡杜蒼略先生客金陵。習明李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于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卧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卧。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為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為聖為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于金陵。在獄日誦尚書周易。數月。

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為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接公時。自懟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繼夫不能用。語在搢紳間。一時以為美談焉。

呂九儀妻夏氏

婦人居常而早寡者。無死道也。夫不以良死。則義可死。而堂有舅姑。室有子。或己之父母。篤老而無兄弟。則其死也。雖當于義。而傷于恩。燕湖呂九儀死于仇。其妻夏氏將死。之姑止之。踰年仇抵死。如法。夏氏遂修舊業。持門戶。于今廿年。姑既歿。二子受室而成家。其始之欲就死也。義終則不愆于義。亦不傷于恩。故夏氏之生也。賢其死也。

逆旅小子

戊戌秋九月。余歸自塞上。宿石槽。逆旅小子形苦羸。敝布單衣。不襪不履。而主人

槿擊之甚猛。泣甚悲。叩之東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有田一區。畜產什器粗具。恐孺子長而與之分。故不恤其寒飢而苦役之。夜則閉之戶外。嚴風起。弗活矣。余至京師。再書告京兆尹。宜檄縣捕詰。俾鄉鄰保任而後釋之。逾歲四月。復過此。里人曰：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為他人有矣。叩以吏曾呵詰乎。則未也。昔先王以道明民。猶恐頑者不喻。故以鄉八刑糾萬民。其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不恤者。則刑隨之。而五家相保有罪。奇衰則相及。所以閉其塗。使民無由動于邪惡也。管子之法。則自鄉師以至什伍之長。轉相督察。而罪皆及于所司。蓋周公所慮者。民俗之偷而已。至管子而又患吏情之遁焉。此可以觀世變矣。

湯司空軼事

國朝語名臣。必首睢州湯公。公自翰林出為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講學夏峰。質行著河漳。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女婦皆耳熟焉。立朝之節。同時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於

聖主。而卒困于僉壬。其致怨之由。相構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公巡撫江

蘇時執政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懾。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廝。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飲。搗汝命門。卒為主人。其人慙沮。即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于公。而公聲績甚焯。上方鄉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為

上言。湯某以理學為時所崇。輔教太子。非某不稱。

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內召也。比郡士民爭以農器什物塞水陸道。不可行。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為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為廷議阻。今入見

天子。且面陳之。余相國國柱者。執政私人也。得此以告曰。曩議皆上所可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而市于眾以為名。使

上知此立蹶矣。比公至語已。

上聞而公未之知。進講東宮。首大學財聚民散數。則畢講東宮入侍。上問所肄具以聞。

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秦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于分國時。

上聞猶諒其忠。會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及執政大臣。下內閣九卿廷議。執政惶悚。不知所為。議與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

上閱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奈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視何如。時公為宗伯。最後至。余相國述兩議以決于公。公曰。彼言雖妄。然無死法。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語可上聞乎。公曰。

上見問。固當以此對。執政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命下董漢臣免議。自是上滋不悅。公戊辰。余國柱宣言。

上將籍公內府為旗人。表率時。公以興作度材于通州。某月某日。日下晡。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寧。夜半遂歿。既歿。踰月。

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過湯某。特厚而忽訕不休。何也。眾曰。無之。

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尚不為怨。

訕乎。衆乃知公為執政。及國柱所傾也。非

上寬仁夙重公。含怒而不發。公以此無類矣。公之以執政家隸生。釁也。余聞之。蘇人蔡忠襄之子方炳。及其族子又韶。其以董漢臣之議見誣。聞之相國桐城張公英。安溪李公光。地余國柱與執政比。而傾公。聞之冢宰錢塘徐公潮。公之死。聞之孫徵君之孫淦。公之孫之旭。余同年友也。叩公遺事。皆未之前聞。恐久而衆說異端。故著其所聞於目擊公事者。

記張彝歎夢岳忠武事

張君彝歎之卒也。聞有異徵。踰歲其邑子孔君端蒙至曰。彝歎為諸生時。夢入古廟。見宋少保岳公與為主客之禮。手文一簡。屬刪定。且曰。吾更謚久矣。而世人多舉故謚。願先生正之。將別。忽變色。易容曰。會相待于桃山矣。彝歎平生跡不出州郡。其貢成均試禮部。恆閉戶不接一人。成進士。應除縣令。不就。既老。忽應徐中丞請。主杭州敷文書院。院中立碑。工以舊石。至按之。則岳公墓碑也。彝歎曰。吾之茲行。有以也。夫。因告中丞以昔夢。補其文之缺。漫而歸焉。中丞還朝。薦彝歎學行。詔下江南省。刻日齋送。行至桃山驛。憩廟旁。心動。入視。果夢中所見。語從者曰。吾

死無日矣。越三日。至荏平縣館驛。正衣冠端坐而逝。余觀書傳所記死而有前徵者衆矣。獨怪岳公志事與日月爭光。故諡之不類。何足為公瑕疵而乃耿然自標白也。嗚呼。我知之矣。世教之衰。不獨小人敢為誣善之辭。即所號為學者亦多恣胸臆以顛倒前人之是非。推其心蓋謂彼人與骨已朽。而誰與證其得失也。觀公之見夢于張君者如此。則知自古仁人志士其精爽實不沒于宇宙。以鑒照下人。而可任其誣枉哉。昔朱子論南渡人材。謂公知義理。非韓張所及。公以上次第無人。則嚮伏于公者至矣。而其門人乃有目公為橫。而假託于朱子之言者。以公之志事與日月爭光。猶不能免。此況迹介隱顯。蔽于讒慝之口。而末由自列者乎。傳其事。使論古者有警也。

記姜西溟遺言

余為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溪姜西溟其一焉。壬申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屬討論。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尚有不止于是者。以溺于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余以倍。而又過焉。而交余若儕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

少常恐為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誌吾墓。可錄者獨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為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為佳公子。今得子矣。即日卷書裝。遂與絕。崑山徐司寇健菴。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為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菴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湯司空斌。驟遷據其位。吾發憤為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即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撫然長跽而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于京兆。又踰年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莢薦于

上。得上甲。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為同官所欺。挂吏議。遂發憤死刑部。

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列文苑傳為恐。而未路乃重負汙累。然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狷隘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困躓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年。姑傳其語。俾眾白於其本志之所蓄云。

書羅音代妻佟氏守貞事

節婦佟氏。羅音代之妻也。音代母微。始生即被棄。少司空陳一炳養為己子。使妾蕭氏母之。既長受室。而司空歿。諸子爭產。以音代非陳氏子也。逐之。與母妻出居。或誑誘貲產蕩盡。未幾疾卒。一子在襁抱。節婦母家貴盛。憐節婦年少。欲奪其志。歸寧止之數月。一夕脫身獨行。歸依其姑。其父母復使要之。則誓不復通。久之益無以為生。學士敦公拜司空故交也。少繼其小宗。與音代之父為本生兄弟。蕭氏猶知之。使僕某往請。自司空之歿也。學士與其家人久不通問。至是始知音代死。及節婦守志事。急過之。家徒四壁立。節婦與姑相向而泣。稚子在傍。學士曰。吾兄之孫。兄子之婦。可依余。夫人陳氏母也。義不可同宮。吾雖貧。請僦屋。繼米薪。自今

無缺。但願婦志節有終。以成吾義。節婦泣而受命。學士因就陳氏諸子合要為券。以稚子歸宗。使節婦育子奉姑。居別宅。初陳氏諸子逐音代時。屢謂學士曰。此君之兄子也。貲產尚數千金。君收之。非無益于君者。學士怒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若此子貧無依。吾當引為己任耳。遂謝不與通。至是卒如其言。諸公用此皆高學士之義。而學士每語人以節婦之義。輒為累歎焉。

記吳紹先求二弟事

吳紹先山西平陽府稷山縣人。少讀書。略解文義。十三喪父。十六喪母。有二弟。季年十一。與從兄偶出。遂絕踪。又數年。仲以博塞失負。逃紹先負販以迹之。南出襄洛。西歷劍州。東至黑龍江。積十有六年。卒同時而得之。其求仲也。出塞抵甯古塔。豪家以情請。豪隘之。乃冒公人入軍府。訟軍吏庇豪。欲威懾紹先。以應對失儀。捶其面。血淋漓。紹先辭愈強直。卒白大帥。持其弟以歸。時仲冬。夜經大卧。磯行者皆墮指。紹先與弟相推挽。顧而曰。此中人未有如吾樂者也。比入塞。爪甲脫爛。無存者。至京師。待季偕行。知其事者。爭傳說。公卿賢士間多就而禮貌之。紹先報然。若無以容衣。敝履穿。或贈遺終不受。有與同寓者。聞其哭失聲。就視之。則讀魯

論父母之年章也。嗚呼！人知有父母，則愛其同生；賢人君子知尊祖，則能敬宗而收族矣。聖人知崇如天，故能帥天地之性，視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若恩薄于同生，則是不知有父母；人之道不宜有是也。而俗之偷昧此義者，蓋累累焉。故紹先所為甚庸無奇，而名稱以動于時，茲錄而傳之，亦將使昧者自循省也。

獄中雜記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獄，見死而由竇出者，日三四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時順正，死者尚希，往歲多至日十數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傳染，邁者雖戚屬不敢同卧起，而獄中為老監者四，監五室，禁卒居中，夾牖其前以通明，屋極有牕，以達氣，旁四室則無之，而繫囚常二百餘，每薄暮，下管鍵，矢溺皆閉其中，與飲食之氣相薄。又隆冬，貧者席地而卧，春氣動，鮮不疫矣。獄中成法，質明啟鑰，方夜中生人與死者並踵頂而卧，無可旋避，此所以染者衆也。有可怪者，大盜積賊殺人重囚，氣傑，狂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隨有瘳，其駢死皆輕繫及牽連佐證，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師有京兆獄，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

繫囚之多至此。杜君曰：邇年獄訟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專決。又九門提督所訪緝糾詰，皆歸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書吏獄官禁卒，皆利繫者之多。少有連，必多方鉤致。苟入獄，不問罪之有無，必械手足，置老監，俾困苦不可忍。然後導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為劑。而官與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資取保。其次求脫械，居監外板屋，費亦數十金。惟極貧無依，則械繫不稍寬，為標準以警其餘。或同繫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輕者無罪者，罹其毒，積憂憤，寢食違節。及病，又無醫藥，故往往至死。余伏見

聖上好生之德，同于往聖。每質獄辭，必于死中求生，而無辜者乃至此。倘仁人君子為

上昌言，除死刑及發塞外重犯，其輕繫及牽連未結正者，別置一所以羈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數計哉。或曰：獄舊有室五，名曰現監。訟而未結正者居之。倘舉此舊典，可小補也。杜君曰：

上推恩，凡職官居板屋。今貧者轉繫老監，而大盜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細詰哉。不若別置一所，為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繫朱翁，余生及在獄，同官僧某，邁疫死，皆

不應重罰。又某氏以不孝訟其子。左右鄰械繫入老監。號呼達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況訊之衆言同。于是乎書。

凡死刑獄上。行刑者先俟于門外。使其黨入索財物。名曰斯羅富者。就其戚屬。貧則面語之。其極刑曰順我即先刺心。否則四支解盡。心猶不死。其絞縊曰順我始縊。即氣絕。否則三縊。加別械。然後得死。惟大辟無可要。然猶質其首。用此富者賂數十百金。貧亦罄衣裝。絕無有者則治之。如所言。主縛者亦然。不如所欲。縛時即先折筋骨。每歲大決。勾者十四三。留者十六七。皆縛至西市待命。其傷于縛者。即幸留。病數月。乃瘳。或竟成痼疾。余嘗就老胥而問焉。彼于刑者縛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無有。終亦稍寬之。非仁術乎。曰。是立法以警其餘。且懲後也。不如此。則人有倖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訊者三人。一人予二十金。骨微傷。病間。月一人倍之。傷膚。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無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為差。曰。無差。誰為多與者。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偽章。文書下行直省。多潛易之。增減要語。奉行者莫辨也。其上聞及移關諸部。猶未敢然。功令大盜未殺人。及他犯同謀多人者。止主謀一二人立。

決。餘經秋審。皆減等發配。獄辭上。中有立決者。行刑人先俟于門外。命下。遂縛以出。不羈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倉。法應立決。獄具矣。胥某謂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術。曰。是無難。別具本章。獄辭無易。取案末。獨身無親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時。潛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無能欺主讞者。倘復請之。吾輩無生理矣。胥某笑曰。復請之。吾輩無生理。而主讞者亦各罷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則吾輩終無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決。主者口吐舌橋。終不敢詰。余在獄。猶見某姓。獄中人羣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衆皆以為冥譴云。

凡殺人獄辭無謀故者。經秋審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殺人。復以矜疑減等。隨遇赦。將出。日與其徒置酒。酣歌達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詳述之。意色揚揚。若自矜謝。噫。深惡吏忍于鬻獄。無責之。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脫人於死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姦民久于獄。與胥卒表裏。頗有奇羨。山陰李姓。以殺人繫獄。每歲致數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數月。漠然無所事。其鄉人有殺人者。因代承之。蓋以律非故。

殺必久繫終無死法也五十一年復援赦減等謫戍。嘆曰：吾不得復入此矣。故例謫戍者移順天府羈候。時方冬停遣。李具狀求在獄候春發遣。至再三不得所請。悵然而出。

劉大山曰：望溪在獄，思老監惟各牖于壁間，氣可少蘇。使巧者計工費，同繫者曰：居老監者多生獄也。吾輩死人也。而憂生人氣鬱，奈聞者笑何？及出獄，未兼旬蒙詔入南書房，數日得七十金刑部主事龔君夢熊引為己任。禁卒司獄難之，訟言于六堂曰：牆有穴，大盜重囚逸出，咎將孰任？龔君曰：牖函木格，囚從何逸？乃具結狀，獨任其辜。牖乃成望溪事，無足異。龔君之義，則不可沒也。

先生自記曰：其後韓城張公復入為大司寇，靜海厲公繼之。諸弊皆除，仍有易官文書以偽章下江西省者。其駁稿乃韓城公所手定，詰承行之胥伏罪，命具奏。翌日即上本司正郎，請曰：候參胥役例發五城兵馬司看守，公從之。胥以是夕遁，蓋未定罪人犯逸，司坊罰甚輕，而所得過望，故甘為受罰也。又言：始至錄囚，有磨錢周郭取鎔者，事可立斷而遲之二年，鈎致牽連佐證七十餘家。兵司官遞代應參者至十數人，同官持之中止。每歎恨人心抗，徹典獄者雖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猶不能使民無冤痛也

方望溪文鈔卷四終